

景明刻本子

彙

八

景明刻本
子部
126

黃石公素書序

黃石公素書六編按前漢列傳黃石公圯橋所授子房素書世人多以三畧爲是蓋傳之者誤也晉亂有盜發子房塚于枕中獲此書凡一千三百六言上有祕誠不許傳於不神不聖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得其人而不傳者亦受其殃嗚呼其慎重如此黃石公得子房而傳之子房不得其傳而葬之後五百餘年而盜獲之自是素書始傳於世間然其傳者特黃石公之言耳而公之意其可以言盡哉竊嘗評之天地之道未嘗不相爲用古之聖賢皆盡心焉堯欽若昊天舜齊七政禹序九

疇傳說陳天道文王重八卦周公設天地四時之官又立三公燮理陰陽孔子欲無言老聃建之以嘗無有陰符經曰宇宙在乎手萬物在乎身道至於此則鬼神變化皆不逃吾之術而況於刑名度數之間者歟黃石公秦之隱君子也其書簡其意深雖堯舜禹文傳說周公孔子老聃亦無以出此矣然則黃石公知秦之將亡漢之將興故以此書授子房而子房者豈能盡知其書哉凡子房之所以爲子房者僅能用其一二耳書曰陰謀外泄者敗子房用之嘗勸高帝王韓信矣書曰小怨不赦大怨必生子房用之嘗勸高帝侯雍齒矣書曰決策

於不仁者險子房用之嘗勸高帝罷封六國矣書曰設
變致權所以解結子房用之嘗致四皓而立惠帝矣書
曰吉莫吉於知足子房用之嘗擇留侯自封矣書曰絕
嗜禁欲所以除累子房用之嘗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
矣嗟夫遺糟棄滓猶足以亡秦項而帝沛公况純而用
之深而造之者乎自漢以來章句文辭之學熾而知道
之士極少如諸葛亮王猛房儵裴度等輩雖爲一時賢
相至於先天大道曾未足以知其髣髴此書所以不傳
於不道不神不聖不賢之人也離有離無之謂道非有
非無之謂神而有而無之謂聖無而有之之謂賢非此

四者雖誦此書亦不能身行之矣張商英天覺序

黃石公素書

道家五

原始章第一

夫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道者人之所蹈使萬物不
知其所由德者人之所得使萬物各得其所欲仁者人
之所親有慈惠惻隱之心以遂其生成義者人之所宜
賞善罰惡所以成功立事禮者人之所履夙興夜寐以
成人倫之序夫欲爲人之本不可無一焉故賢人君子
明於盛衰之道通乎成敗之數審乎理亂之勢達乎去
就之理潛居抱道以待其時若時至而行則能極人臣
之位得機而動以成絕代之功如其不遇沒身而已是

以其道足高而名揚於後世矣

正道章第二

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義足以得衆才足以鑒古明
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智足以決嫌疑
信可以使守約廉可以使分財此人之豪也守職而不
廢處義而不回臨難而不苟免見利而不苟得此人之
傑也

求人之志章第三

絕嗜禁欲所以除累抑非捐惡所以禳禍省酒戒色所
以無污避嫌疑遠疑所以不誤傳學切問所以廣知高行

微言所以修身恭儉謹約所以自守深謀遠慮所以不窮親仁友直所以扶顛近忠篤行所以接人任才使能所以濟務彈惡去讒所以止亂推古驗今所以不惑先揆後度所以應卒設變從權所以解結括囊順會所以無咎楸楸梗梗所以立功兢兢業業所以保終

本德宗道章第四

夫志心篤行之術長莫長於博謀安莫安於忍辱先莫先於修德樂莫樂於好善神莫神於志誠明莫明於體物潔莫潔於謹身吉莫吉於知足苦莫苦於多願悲莫悲於精散病莫病於無常短莫短於苟得幽莫幽於貪

圖孤莫孤於自恃危莫危於任疑敗莫敗於多私

遵義章第五

以明示下者闇有過不知者蔽迷而不反者惑以言取
怨者禍令與心乖者廢後令謬前者毀怒而無威者犯
好衆辱人者殃戮辱所任者危慢其所敬者凶貌合心
離者孤親讒遠忠者亡近色遠賢者昏女謁公行者亂
私人之官者浮凌下取勝者侵名不勝實者耗畧已而
責人者不治自厚而薄人者棄以小過棄大功者損羣
下外異者淪上下相違者毀上下相怠者無功上下相
易者傾既用不任者踈行賞吝色者沮多許少與者怨

既迎而拒者乖薄施厚望者不報貴而忘賤者不久念
舊惡而棄新功者凶惡舊念新者亡用人不得正者殆
強用人者不蓄爲人擇官者亂失其所強者弱決策於
不仁者險陰謀外泄者敗厚斂薄施者彫戰士貧游士
富者衰賄賂公行者昧聞善忽畧者不善記過不忘者
暴所疑不可任所任不可疑者濁牧人以德者集繩人
以刑者散小功不賞則大功不立小怨不赦則大怨必
生賞人不服者恨罰人不甘者叛賞及無功罰及無罪
者酷聽讒如美聞善如讐者亡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
有者殘

安禮章第六

怨在不捨小過患在不預定謀福在積善禍在積惡飢
在惰農寒在惰織安在得人危在失士富在迎來貧在
棄時上無常躁下多疑心輕上生罪侮下無親近臣不
重遠臣輕之自疑不疑人自信不疑人狂士無正友曲
上無直下危國無賢人亂政無善人愛人深者求賢急
樂得賢者養人厚賢士去召不歸國亡之先兆君行善
政賢臣先出得人者昌失士者亡國將霸者士先歸邦
將亡者賢先避地薄者大木不產水淺者大魚不遊樹
秃者大禽不棲林疎者大獸不居山峭者崩澤滿者溢

棄玉取石者盲羊質虎皮者辱衣不舉領者倒走不視
地者顛柱弱者屋壞輔弱者國傾足寒傷心民怨傷國
根枯枝朽民困國殘山將崩者下先隳國將亡者民先
弊與覆車同軌者傾與亡國同事者滅見已往者慎將
來惡其跡者宜須避畏危者安畏亡者存夫人之所行
有道則吉無道則凶吉者百福所歸凶者百禍所攻非
其神聖自然所鐘務善策者無惡事無遠慮者有近憂
重可使守固不可使臨陣貪可使攻敵不可使分陣廉
可使守主不可使應機五者各隨其才而用之同志相
得同仁相憂同惡相黨同愛相求同美相妬同智相謀

同貴相害同利相忌同聲相應同氣相感同類相依同
義相親同難相濟同道相成同藝相規同巧相勝此乃
數之所得不可與理違釋已以教人者逆正已以化人
者順逆者難從順者易行難從則亂易行則理詳體而
行理身理家理國可也

黃石公素書

終

天隱子序

神仙之道以長生爲本長生之要以養氣爲根夫氣受之於天地和之於陰陽陰陽神靈謂之心主晝夜寤寐謂之魂魄是故人之身大率不遠乎神仙之道矣天隱子吾不知其何許人著書八篇包括祕妙殆非人間所能力學者也觀夫修煉形氣養和心靈歸根契於伯陽遺照齊於莊叟長生久視無出是書承禎服習道風惜乎世人天促真壽思欲傳之同志使簡易而行信哉自伯陽以來惟天隱子而已矣唐司馬承禎謹序

天隱子曰外必對對而能坐法曰靈江道家六

神仙一

人生時稟得靈氣精明通悟學無滯塞則謂之神宅神於內遺照於外自然異於俗人則謂之神仙故神仙亦人也在於脩我靈氣勿為世俗所淪污遂我自然勿為邪見所凝滯則成功矣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情之邪也風寒暑濕飢飽勞佚八者氣之邪也去此邪則仙道近矣

易簡二

易曰天地之道易簡者何也天隱子曰天地在我首之上足之下開目盡見无假繁巧而言故曰易簡易簡者

神仙之謂也

經曰至道不繁至人无為

然則以何道求之曰無求不

能知無道不能成凡學神仙先知易簡苟言涉奇詭適

足使人執迷無所歸本此非吾學也

世人學仙反為仙所迷者有矣學氣

反為氣所病者有矣

漸門三

易有漸卦道有漸門人之修真達性不能頓悟必須漸

而進之安而行之故設漸門觀我所入則道可見矣漸

有五門一曰齋戒二曰安處三曰存想四曰坐忘五曰

神解何謂齋戒曰澡身虛心何謂安處曰深居靜室何

謂存想曰收心復性何謂坐忘曰遺形忘我何謂神解

曰萬法通神是故習此五漸之門者了一則漸次至二了二則漸次至三了三則漸次至四了四則漸次至五神仙成矣

齋戒四

齋戒者非蔬茹飲食而已澡身者非湯浴去垢而已蓋其法在乎節食調中摩擦暢外者也夫人稟五行之氣而食五行之物實自胞胎有形已呼吸精血豈可去食而求長生但世人不知休糧服炁是道家之權宜非永絕食粒之謂也故食之有齋戒者齋乃潔淨之務戒乃節約之稱有飢即食食勿令飽此所謂調中也百味未

成熟勿食五味太多勿食腐敗閉炁之物勿食此皆宜
戒也手常摩擦皮膚溫熱熨去冷氣此所謂暢外也久
坐久立久勞久役皆宜戒也此是調理形骸之法形堅
則氣全是以齋戒爲漸門之首矣

安處五

何謂安處曰非華堂邃宇重裊廣榻之謂也在乎南向
而坐東首而寢陰陽適中明暗相半屋無高高則陽盛
而明多屋無卑卑則陰盛而暗多故明多則傷魄暗多
則傷魂人之魂陽而魄陰苟傷明暗則疾病生焉此所
謂居處之室尚使之然况天地之氣有元陽之攻肌淫

陰之侵體豈可不防慎哉修養之漸倘不法此非安處之道術曰吾所居室四邊皆牕戶遇風即闔風息即闔吾所居座前簾後屏太明即下簾以和其內暗太暗則捲簾以通其外耀內以安心外以安目心目皆安則身安矣明暗尚然况太多事慮太多情欲豈能安其內外哉故學道以安處爲次

存想六

存謂存我之神想謂想我之身閉目即見自己之目收心即見自己之心心與目皆不離我身不傷我神則存想之漸也凡人目終日視他人故心亦逐外走終日接

他事故目亦逐外瞻營營浮光未嘗復照柰何不病且
天邪是以歸根曰靜靜曰復命成性存存衆妙之門此
存想之漸學道之功半矣

坐忘七

坐忘者因存想而得因存想而忘也行道而不見其行
非坐之義乎有見而不行其見非忘之義乎何謂不行
曰心不動故何謂不見曰形都泯故或問曰何由得心
不動天隱子默而不答又問何由得形都泯天隱子瞑
而不視或者悟道而退曰道果在我矣我果何人哉天
隱子果何人哉於是彼我兩忘了无所照

神解八

齋戒謂之信解

言无信心則不能解

安處謂之閑解

言无閑心則不能解

存

想謂之慧解

言无慧心則不能解

坐忘謂之定解

言无定心則不能解

信定

閑慧四門通神謂之神解故神之為義不行而至不疾

而速陰陽變通天地長久兼三才而言謂之易

繫辭云易窮則

變變則通通則久

齊萬物而言謂之道德

老子道德經是也

本一性而

言謂之真如

釋氏法華楞伽涅槃皆一性

入於真如歸於无為

圓覺經云

佛身有為至於无為佛化身不墮諸數皆一性

故天隱子生乎易中死乎易中

動因萬物靜因萬物邪由一性真由一性是以生死動

靜邪真皆以神而解之在人謂之人仙在天曰天仙在

地曰地仙在水曰水仙能通變之曰神仙故神仙之道
有五其漸學之門則一焉

謂五漸終同歸於仙矣

天隱子

終

後序口訣

承禎誦天隱子之書三年恍然有所悟乃依此五門漸
漸進習又三年覺身心之閒而名利之淡矣又三年天
隱子出焉授之以口訣其要在存想篇歸根復命成性
衆妙者是也夫人之根本由丹田而生能復則長命故
曰歸根復命夫人之靈識本乎理性性通則妙萬物而
不窮故曰成性衆妙然而呼吸由氣而活故我有吐納
之訣津液由水藏而生故我有漱嚥之訣思慮由心識
而動故我有存想之訣人身榮衛血脉寤即行於外寐
即行於內寤寐內外相養和平然後每日自夜半子時

至日中午時先平卧舒展四肢次起身導引喘息均定
乃先叩當門齒小鳴後叩大齒大鳴以兩手摩面及眼
身覺煖暢復端坐盤足以舌攪華池候津液生而漱之
默記其數數及三百而一嚥之凡嚥津候呼定而嚥嚥
畢而吸如此則吸氣與津順下丹田也但子後午前食
消心空之時頻頻漱嚥無論遍數意盡則止凡五日爲
一候當焚香于靜室中存想自身從首至足又自足至
丹田上脊膂入于泥丸想其氣如雲直貫泥丸想畢復
漱嚥乃以兩手掩兩耳搭其腦如鼓聲三七下伸兩足
端足俛首極力直頸兩手握固又於兩脇下接腰髻骨

傍乃左右聳兩肩甲閉息頃刻候氣盈面赤即止凡行
七遍氣從脊膂上徹泥丸此修養之大綱也然更有要
妙在乎與天地真氣冥契同運能識氣來之時又辨氣
息之所若是則與天地齊其長久謂之神仙矣法起冬
至夜子時一陽氣始來或遲或早先須辨識氣來形候
纔覺氣來則運自己之氣適與天地之氣偕作次日復
候此氣而消息之此是神仙至妙至精之術人罕達之
倘三百六十日內運氣適合真氣三兩次則自覺身體
清和異於常時矣况久久習之積累冥契則神仙之道
不難至矣唐司馬承禎撰

後序口訣終

書天隱子後

昔謝自然欲過海求師蓬萊至海上或謂自然曰蓬萊
隔弱水三十萬里不可到天台有司馬子微身居赤城
名在絳闕可往從之自然乃還受道於子微白日仙去
東坡水龍吟詞云古來雲海茫茫蓬山絳闕知何處人
間自有赤城居士龍蟠鳳舉清靜无爲坐忘遺照八篇
竒語觀此則此書八篇當是子微所著而序乃云天隱
子不知何許人意者不欲自顯其名邪紹興壬午從事
郎知台州黃巖縣主管學事勸農公事胡璉跋

玄真子外篇 道家七

唐張志和撰

碧虛

碧虛冥茫飄輪斡乎乾湫盤浮乎坤紅明環于天衢升
井為炎降斗為寒由是四時旋而萬物遷斯造化之亞
矣然非造化之元哉

无涯者辯伯也涯之言曰黃郊之帝曰祇卑紫微之帝
曰神尊碧虛之帝曰靈荒祇卑王於地山河草木屬焉
神尊王於天日月星漢屬焉靈荒王於空風雷雲雨屬
焉碧虛和平二帝有方春之會俄而祇卑上騰神尊下

降遇於靈荒之野靈荒之帝虛位郊迎傾國所有積肉
成霞散酒成雨電走雷奔風歌雲舞累月爲中道主上
下无怨二帝欣然愧靈荒之厚德令碧虛之不安爭讓
國以延靈荒之帝神尊曰朕有天祗卑曰朕有地靈荒
怪天地之名問之曰朕之仰觀不異碧虛朕之俛察不
異碧虛碧虛之中其又奚物帝言天地厥狀若何祗卑
曰朕之地體大質厚資生元元中高外垂其勢坤層然
如壇輳物尊圍八極海環九山骨巖石毛草木肉土而
脉泉汗露而氣烟江河川瀆亂奔流人蟲鳥獸紛往還
願帝之下而遊焉神尊曰朕之天體虛形高資始化化

中負外轉其行乾穹然如帳幬物尊五星交列宿粲邊
層輪日月中文帶河漢絕雰祲雲霞列仙天宮殿願帝
之上而居焉靈荒未之信曰天如帳胡縣乎其土地如
壇厥下乎何安神尊曰天之帳非上縣飄輪下載常左
旋三光隨之以西遷祗卑曰地之壇有湫盤凝浮其上
所以安靈荒曰飄輪幹靈生湫盤奚物盛願聞之祗卑
曰飄輪徧乎下湫盤所以停帝何疑靈荒曰噫天地之
形造化信然實如所論固當息焉朕之空茫唐濛洞无
不通无内无外无西无東曠閔漭蕩蒼茫青冥含日月
之光震雷霆之聲掛虹霓之色飛龍鸞之形朕坐而遊

之卧而泅之泛然飄飄皆可停豁乎包乎毋廓乎堅乎
壽非春夏之能生非歲年之能朽先天地不見其初後
天地不知其久若然者安能棄朕之長無寄君之暫有
哉於是二帝謝靈荒之言退還故府祇卑降黃郊神尊
升紫微數月不泰然天地爲之閉

紅霞子問乎碧虛子曰夫造化之端自然之元其體若
何霄願游夫子之域而觀之豈得聞邪於是碧虛子沈
然有間豁然情容而曉顏詠乎太寥之上爲空洞之歌
謂之曰无自而然自然之无无造而化造化之端廓然
愬然其形團闔爾之視絕爾之思可以觀紅霞子曰若

霄者儵遨而忽游請駕乎言霄願乘之以逍遙不暇辭
夫子而觀焉於是碧虛子導之曰无自而然是謂玄然
无造而化是謂真化之玄也之真也无玄而玄是謂真
玄无真而真是謂玄真馳言曰无然乎其然一乎然然
後觀乎自然无化乎其化一乎化然後觀乎造化无玄
乎其玄一乎玄然後觀乎真玄无真乎其真一乎真然
後觀乎玄真逸言曰真真乎玄玄乎真玄乎无真乎
真真真乎无玄乎玄玄然後登太寥之天夫无有也者
有无之始也有无也者无有之初也无有作有无立而
造化行乎其中矣夫造化之興也空以徧之風以行之

水以聚之識以感之氣以通之而萬物備乎其中矣空
徧而體浮風行而用作水聚而有見識感而念生氣通
而意立體存故可以厚本用作故可以明漸有見故可
以觀變念生故可以知化意立故可以詳理是知本可
厚者空之體也漸可明者風之用也變可觀者水之有
也化可知者識之念也理可詳者氣之意也是故風水
競變物其物而不同識氣多端意其意而不一幹乎乾
而能常浮乎坤而能長運之而無窮生之而無方化之
而無邊因之而無疆原其原者夫何謂歟造而化之存
乎太初大而極之存乎無自而然之存乎虛無而住之

存乎妙觀其所存而造化之元可見矣

紅霞子明乎造化之域患乎屢空之色於是披紅明之
衣戴朱光之冠服頰遊之履束赤聯之帶駮火虵之蜿
蜒鼓紫鸞之縞縱轉渥丹之雙轂執染絳之六轡諏日
卜時戒途祖道語明水之霽虹與貫天之緋霓曰造而
化者非真化化而造者非玄造玄玄真真爲造化根造
化何勲於碧虛碧虛何有於造化而獨擅主宰之名非
彼貪功爲已即此假僞爲真吾將詬之虛冥以觀其名
名之情四游隔越六虛迷冥于是東轅經諸無之國遇
同空將假道焉同空曰君何爲者而屈於斯曰吾紅霞

子也吾將詬諸造化願假道於君同空間之曰孰爲造化奚謂假道紅霞子曰爲物之主宰曰造化藉君之國行曰假道同空曰若然者朕之東无化可造朕之國无道可假君其改途紅霞子於是拂衣南馳經自然之域遇化元將假道焉化元曰子何爲者而屈乎斯曰吾紅霞子也吾將詬諸造化願假道於君化元詰之曰夫造化朕之兄弟之國也子弗聞乎假朕之道詬朕之親朕之仇也師徒將攻之紅霞子於是乎拂衣西驅經无住之邦遇因本將假道焉因本曰子何爲者而屈乎斯曰吾紅霞子也吾將詬諸造化願假道於君因本拒之曰

假道之資子弗聞乎子有飛空之乘與照虛之璧吾將
爲子啟關紅霞子曰使吾有璧乘之資尚弗詬諸造化
无假道于君哉於是乎拂衣而北趨經太極之野遇生
首將假道焉生首曰子何爲者而屈乎斯曰吾紅霞子
也吾將詬諸造化願假道于君生首訶之曰子何知之
晚也夫造化之夙可知而不可鄰可聞而不可親雖欲
假子之道其何以至于將詬之無乃不可乎於是紅霞
子聞生首之訶兀焉喪有徘徊躊躇還轡旋輿經玄原
之郊迷失途於牧道童子神與易浴乎玄川而遨於是
問津焉二童曰夫子奚氏也跋涉虛無蒙犯烟霄車馬

有游空之倦何之而問乎津紅霞子曰吾紅霞子也吾嘗知造化而造化弗吾知使吾乏資身之用爲味俗之耻吾將詬諸造化吾適東轅西驅南馳北趨而假道於四方東至於諸無南至於自然西至於无住北至於太極四之皆不遇諸无有同空之問无住有因本之拒太極有生首之訶自然有化元之詰吾念日暮途遠旋吾之輿歸乎寰中於斯迷津幸哉而遇子敢欲問焉然子爲誰也偉哉而文於言哉二童曰吾謂神之與易也吾與造化牧道於玄郊吾適爲六塞之戲俱亡其道吾懼造化之責躊躇而遷延因浴乎玄原且吾之有道憂尚

敢見造化柰何夫子以俗耻而干吾君賴夫子有諸侯
之詰无然一忤造化之念茲玄原之上豈可復觀吾二
童之泅游哉夫子辭寰中而來未覩造化茫然迷津而
問途欲迷舊居將何面目以見寰中之父兄乎胡弗解
裳浴焉同泅隨波泛濤聊以游遨俟吾白圖之成將近
夫子而謁諸造化不亦爾豁乎紅霞子於是赭然浮光
沉影泝瀨浚波二童乘玄濤之騰澹泛六合之外儵忽
至造化之境自然奉常然衣太極進无極食渙然盈造
化之域紅霞子與二童披而餐之榮光洞六合之內然
後謁乎化真顧而俛於寰中慙代俗之榮耻皆妄觀乎

化真唯懼造化之知其將詬也於是聽造化問二童道
之所在二童曰无亡无不亡道不離乎皇之鄉造化欣
然曰无有其有者无亡其亡无不有其不有者无不亡
其不亡放乎玄原之郊而无邊童子得牧道之方矣於
是紅霞子盈自然衣充太極食樂造化言荷造化力揖
造化與二童子眷然而退將還舊居是行也與太虛遇
於同空太虛曰自子之觀造化也索焉離居蕭然荒廬
念子寰中无恙紅霞子曰吾適也而造化容意造化心
耳造化言吾知至道之有无也吾豈見寰中之有无哉
化之元也原乎有者觀其无原乎无者觀其有奚以狀

其然也容之爲言也冥其靈乎也精茫其唐乎也荒故
曰冥靈精之難明茫唐荒之難詳殊萬形之無窮異萬
心之无方是以昔之登太寥觀化元者知其運乎工而
未央作太寥之歌曰化元靈哉碧虛清哉紅霞明哉冥
哉茫哉惟化之工无疆哉非夫同萬形之殊殊萬形之
同一萬心之異異萬心之一馳不想而届乎冥茫之端
倪者則何以環游太无觀造化之无矣

鸞鷲

鸞鷲氏自東方來後麀氏自西域至遇于中華之野相
與競虛談以聲戰勝負於是鸞鷲氏嚶若而鳴曰吾聞

吁者嘻者呵者噓者喟苦壞反呶乎加切啣乎加切喘乎氣噓者

啜者啐者歎者辛酸甜淡吮乎味睥者睨者辨者眇者

睢盱矐呼玄切眇作晟呼察乎瞳憂者控者乾者擬者鏗

鏗鏗力宗切謹乎聰斯極已於是後麇氏趨竹交竹切然

而唬呼交古切曰吾聞日者月者彗者孛者昭晰粲朗幹

乎天峯者岑者岡者巖者嵯峨嶢峩乎山濤者波者

溢者渦者澎訇澶漫蕩乎水僑者魃者魍者魅者傔宰

魑灰乎切魄欬乎鬼斯極已意曰酬酢相窮以言泉飛不

斷自以為極然鸞鷲氏摩距厲吻以紫戲聞後麇氏奮

毛掉尾以喉鳴震中華子歎之曰近謂諸身則鸞鷲氏

之說遠謂諸物則後麀氏之說斯二君者背彼默場勞
於聲戰雖扇眸若電鼓舌如霆適足驚驚於窮谷安能
響道於滄溟哉

太寥問乎無邊曰若夫造化之間萬象不一求小大有
无之至者可得而言乎无邊曰以吾之觀至小者大而
至大者小至无者有而至有者无若知之乎太寥曰以
吾聞之至小不可以大至大不可以小至无不可以有
至有不可以无子之所謂者何也無邊曰吾請告若至
小至大者莫甚乎空至无至有者莫過乎道其所然者
何也包天地至有外者唯乎空非空之至大邪判微塵

至无内者成乎空非空之至小邪巡六合求之而不得者非道之至无邪出造化離之而不免者非道之至有邪故曰至小者大至大者小至无者有至有者无不亦然乎

造化之初九大相競風之飄颻于貴切然曰颯颯匹周切乎

之颯颯香幽切乎而颯颯乎之颯颯乎而扇鴻濛而么颯

力么切吠於交切嚶古苞切鼓犛呼勞切袞力刀切而悲咤颯呼出切

颯呼交切蹶石拔木蹙浪奔濤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而

雲之氣騰然曰翕乎忽乎之滅没乎者逢扶邕切淖蒲忽切

涸於鄰切焜之蓊鬱乎者蒙乎昧乎之昏晦乎者變隸黔

於甘於黠敕咸都之震走感霽徒對乎者翳海吞山遏

日漫天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者雷之聲填然曰謀轟

轟乎輾輾忽犖犖乎虢虢礧礧衣謹輪奔乎轂乎此欬電

熒烈缺晷呼覺霆驚劈歷乎此若獨不聞乎洪濤震鼓

猛獸唬怒彼碌碌者莫吾之與巨其孰能大乎吾之大

乎此海之濤奔然曰浩乎汗乎之澶漫乎且澎乎湃乎

之滂沛乎且何鯤鵬頡頃相來昊翼之聲邪乎且翻鼇

盪鯨崩壺倒瀛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且火之燦烈然

曰烘乎炆他冬乎之煥爛乎焉翕乎煜乎之煽炫乎焉

斲煠烏來灼爍烜赫燭愈律燮涸澤焦山熾日薰天其

萬曆五年刊

孰能大乎吾之大乎焉日之燿照然曰煌煌乎陽陽乎
歟晶晶乎熒熒乎歟杲杲曈曈炎炎赫赫光天照地流
金爍石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歟地之震殷然曰坤乎
崙乎之块比磅礴之乎之崔乎嵬乎之坳境确劓音剝之
乎之浸海流河而有常奔山走陵而无疆其孰能大乎
吾之大乎之天之鳴竅胡萌切然曰乾乎圓乎之慤乎只
穹乎崇乎廓乎只昊恢恢之顛顛旻蒼蒼之玄玄包水
旋風蓋地寰空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只空之寥六宗
切然曰豁乎泱乎之曠宕乎哉虛乎无乎之漭浪乎哉
濛同茫唐青冥蒼茫廓兮而康苦郎切寘力蕩切包天裹地

誕陰育陽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哉既而九大各自競
能風之飄曰孰有大乎吾曹之大矣空應之曰吾聞太
上之言道名之大可詣而問焉於是雲停其氣風息其
飄日罷其耀海弭其濤地復其震火滅其燦天靜其鳴
空喪其寥於是乎俾雷之迸入道之境聲者讓響形者
讓影不有不无不動不靜九大觀之各慙而還遂相讓
爲无爲之色相與成无爲之域以終乎塵劫之極而已
焉乎歆道之形也虛道之影也无道之聲也初道之響
也如昔之爲狀乎廓然其虛者空也莫然其无者滅也
永然其初者遠也靜然其如者定也字之曰遺遐明默

慤博玄圓者何也遺以盡其失遐以邈其遙明以照其
光默以湛其寂慤以堅其固博以大其廣玄以神其妙
圓以規其周故曰德者得也得乎不得不得乎得斯之
謂乎得其德者何也文宣德之而无我老氏德之而未
孩南華德之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教睨於萬物噫
冲虛德之泠然御風顏回德之同於大通然則大寥德
之无終始已矣夫延吾思之不能竟也將何以窮有物
之既乎燿夜者燭腹也橐體者篋軀也戴芥者負垢也
苗蠋者根蟬也晴星者眩華也燭腹之蟲循乎墻篋軀
之蟲出乎隙負垢之蟲游乎業根蟬之蟲植乎土篋軀

哂乎燭腹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燭乎腹耀乎夜
見乎險阻審乎取舍然而世人相有炫明之患怪乎物
亡乎身未若吾之晦跡之逍遙也負垢哂乎篋軀曰子
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橐乎體篋乎軀進則外乎首而
行恐則內乎元而靜然而出入有鼠首之患怪乎物亡
乎身未若吾之蓋形之逍遙也根蟬哂乎負垢曰子之
自謂養生之固者也藁然芥孽然垢徐然步物之不疑
子之動也糞然形物之不疑子之生也然而慮風火有
驚恐之患未若吾之瘞體之逍遙也之數蟲者各以能
之相哂也於是眩華聞之哂乎根蟬曰子之自謂養生

之固者也藏乎口匿乎目虛乎心實乎腹根乎足潤水土於外而不行苗乎脊受風日於外而屢長无羈馱誰之嫌者矣然而累乎質礙乎有苟遇掘鑿之患怪乎物亡乎身未若吾之瞥然之逍遙也根蟬曰吾稟乎造化之竒妙乎古今之知藏口匿目虛心實腹之數蟲者其於衛生莫吾如也向吾聞子之聲昧子之形狀子之有自何而生眩華曰吾生乎目之眩長乎視之亂其徐也聯若星之貫其疾也紛若華之散取之而不得捨之而不克謂无而有謂有而无其來也儻見乎造化其去也寂歸乎太虛能游乎不物之域者方覩乎吾之逍遙之

墟域同乎于圓也方也于方也圓也故曰至圓无圓而能方至方无方而能圓孰能圓乎方者曰太圓孰能方乎圓者曰太方故太方有言曰昔吾方子之圓而子弗知吾之方太圓曰曩吾圓爾之方而爾不知吾之圓若然者何也其有以哉是故規乎虛者虛之不知其圓也矩乎空者空之不知其方也然則游心乎太寂之鄉令規矩无措其巧者其惟太圓之與太方乎

倭之人談曰東海有鳥其名曰鶻鶻之巨鵬之亞也泛乎滄溟吞乎長鯨厭而翱翔乎碧空之畔防風燹火么切者弋伯者也爲大弓萬物鈎望巨鶻之飛於是乎殼以

射焉一發而中鵜之咤怒聲越雷霆俄而驟血成河落
毛翳日翻墜之勢韻乎空濛之間墮於曠漭之野噫然
震乎大地太虛爲之響造化爲之兇防風奮環趨觀之
旬日而畢然後涉巨鵜之上旁觀四海嵐蔽乎大地於
是率天下之庖徒雲梯而解之四方之烹者蒸氣成雲
山木爲之竭脯之費七年而中華不腊肪之用九年而
異域不膏帆其羽以爲舟者散乎大海命之曰鵜毛之
舶防風奮神其弓之力也每齋沐而祭焉天下之博聞
志怪者莫不命駕而觀之弧矢之盛造化已來未之有
者於是乎在也

濤之靈

濤之靈曰江胥漢之神曰河姑會于真原之野江之胥
問乎河之姑曰吾以子爲水也縣而不散夜而能煥異
乎川者何也河之姑曰代謂吾之神以至於此吾亦何
知焉若不聞乎泛天船瀉天江俾牽牛織女之相望此
吾之所能也敢問乎若吾以若爲流也却而能進行而
有信似乎識者何也江之胥曰代謂吾之靈以至於此
吾何知焉子不聞乎疾雷之奔群鷺之翔素車白馬兮
三軍之騰裝此吾之所能也於是胥姑欣然相視而笑
自謂靈神之至傲若无他道之微曰至玄在乎真原之

野聞而謂之曰若爲胥姑哉今吾語若吾見天地之創
遂觀濤漢之有且若之徒假名乎巫咸之口投首乎春
秋之代不亦近歟夫迷者自釋濤漢之疑假若胥姑之
有柰何受迷徒之咨而不覺竊造化之巧以爲功不慙
迷者之鬼笑若於黃泉之間歟胥姑悚然謝而問之曰
吾以君爲友也寂而不動虛而能應許吾之妄俾吾之
慙君亦有夫心哉吾聞道之微先天地生在真原之野
號曰至玄得非君子乎孰爲君之名哉吾請辯吾靈神
之所因原夫濤漢之所以可得聞乎至玄謂曰吾將告
若欲知漢之說者觀乎碧之理有潔白之文寥乎螢之

腹有昏曉之變體之異也豈有姑之神邪雖天漢之大
非川可知矣若欲知濤之說者觀乎脉之血有往來之
勢察乎槐之葉有開合之期氣之應也豈有胥之靈邪
雖海濤之盛非識可見矣若欲知吾之說者空之无形
而不動谷之无情而能應虛之至也豈有微之邪雖吾
道之妙无心可知矣且吾告若崑崙之墟有智蟲焉贅
聞而疣見托吾之無憑若之有強目河姑之神假意江
胥之靈妄首至玄之微偽之興也於是乎起吾觀之太
寰之內似神而无者六海波泝江而爲濤天文皎夜而
爲漢炎光閃雲而爲電雨色映日而爲虹陽氣轉空而

爲雷心智滅境而爲道其所然者皆有由也非若之靈
无吾之玄然吾之无也不无在若之有乎何有於是胥
姑駢舞而謝曰實如所論有慙故友願陪无心之游聊
以卒歲生爲智蟲之所誣死則葬真原之野安能復區
區託靈濤漢使迷者之鬼笑吾儕於黃泉之間哉是夏
也通真之伯會起觀之君坐忘之后于睽脩玄好也中
談而二侯競道之有無連關解並竟日不決觀之君曰
吾起於觀亭之間知道不無而見有忘之后曰吾坐於
忘臺之上見道不有而知無通真之伯謂之曰至道非
有無之殊君不見三光之見天邪在高下而不同日月

之體有大小諸星之位有廣狹若以遠近論大小稽夫日也失之於炎涼若以炎涼而語遠近稽夫日也失之於小大乃知無遠近之異旁視仰觀人目自爾夫以百尺之竿戴乎盤卧之立之遠近適等而小大不同信目之有夷險者矣在乎東西不熾者諒旁照而不正自此地之陰氣得升耳然則至道之見乎心也亦猶是哉在忘觀而不一或以爲有或以爲无以道爲有使觀君處忘臺而見无以道爲无使忘后游觀亭而知有斯乃忘觀之心自爾有無之體不殊由意之懷執滯者也然則競三光之遠近者不曉乎夷險之微競至道之有無者

未通乎執滯之礙矣於是二君聞之鈗舌而退達玄夫子曰睽之會一三光之遠近合至道之有無剖古今不明之癖削談論不決之贅使觀君節並而忘后弭關者真伯之力也

吳生者善圖鬼之術粉壁墨筆風馳電走或先其足或見其手既會其身果應其口若合自然似見造化負以國名行年六十天下之圖工跡其妙而不能盡玄真子聞而造焉曰敢問圖鬼之方有術何其道之不竭也吳生喜而言曰子非圖工之徒歟奚其問之深也於是筆酣之間揖玄真子卮而酒之酒酣之間揖玄真子甌而

茶之茶酣之間屏諸弟子揖玄真子宿而話之告以圖
鬼之方曰吾何術哉吾有道耳吾嘗茶酣之間中夜不
寢澄神湛慮喪萬物之有忘一念之懷久之寂然豁然
儻然恢然匪素匪畫詭怪魑魍千巧萬拙一生一滅來
不可闕貌不可竭吾以其道之妙其方之要每以圖鬼
爲事未嘗告術於人是以行年六十負於國名天下以
吾爲圖鬼之祖自吾作古圖工如林願吾之觀聲吾響
而不終形吾影而不窮響吾巧而竭力影吾道而莫測
感子有造化之問吾不能无造化之對以吾不傳於人
請子告於代玄真子謝之曰沿境者易泝像者難幸聞

圖鬼之道吾見造化之端吾固不代之告君无謂吾之傳

荷水爲珠其圓也非規而不可方者離乎著也燼火爲輪其常也非環而不可斷者疾乎連也背日噴乎水成虹霓之狀而不可直者齊乎影也汲江釀乎酒應波濤之湧而不可停者均乎氣也片雨滴海合滄溟而不可殊者得其一也寂心歸空同太虛而不可分者會其天也

日月有合璧之元死生有循環之端定合璧之元者知薄蝕之交有時達循環之端者知死生之會有期是故

月之掩日而光昏月度而日耀日之對月而明奪違對而月朗是故死之換生而魂化死過而生來生之忘死而識空失忘而死見然則月之明由日之照者也死之見由生之知者也非照而月之不明矣非知而死之不見矣且薄蝕之交不能傷日月之體死生之會不能變至人之神體不傷故日月无薄蝕之憂神不變故至人無死生之恐者矣

有之非未無也無之非未有也且未无之有而不有未有之无而不无斯有无之至也故今有之忽无非昔无之未有今无之忽有非昔有之未无者異乎時也若夫

无彼无有連旣往之无有而不殊无此有无合將來之
有无而不異者同乎時也異乎時者代以爲必然會有
不然之者也同乎時者代以爲不然會有必然之者也
影之問乎光曰吾昧乎體之陰君昭乎質之陽君之初
吾之餘君之中吾之窮君之沒吾之滅君之清吾之明
何君之好无恒俾吾之令无常與光之答乎影曰子在
空而无在實而有在翼而飛在足而走在鈞而曲在弦
而直子之近乎燭出子體之外子之遠乎鏡入吾質之
内子之自无恒豈吾之獨无常歟雖然子之同抑吾之
可通吾怪吾之尤者雖吾亦不知之何哉吾遇陽燧之

抱倒乎子之面吾遭羅睺之蝕曲乎子之葉吾將問諸造化窮理盡性而不知者命也夫影笑之曰君第收光吾將滅影有之與无由君之與吾何背何正妄推乎造化之命哉

默之來也默曰一寂能一之寂曰二默能二之默之一也无寂之一也有默之二也无有寂之二也有无一之一也不離乎二二之二也不離乎一然則知寂之不一明默之不二者斯謂之真一矣夫真一者无一无二无寂无默无是四者又无其无斯謂之真无矣夫能游乎真无之域者然後謁乎真一之容者焉夫游乎真无之

域謁乎真一之容者乃見乎諸无矣寂於是謂默曰若夫諸死者人莫能名焉吾強爲之名者曰太无之寰夫太无之寰者人无能諡焉吾強爲之諡者子能聽之乎曰能寂於是乎端容節氣湛然不語久之而兩忘默之悟曰向也吾聞其名矣又見其无也今也吾聞其諡矣未見其无也斯之謂之太无之諡邪寂之覺曰適吾與子爲微談而子果聞諸子可謂明微矣自默之還也而寂爲之絕談

玄真子終

无能子序

无能子余忘形友也少博學寡欲長於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黃巢亂避地流轉不常所處凍餒淡如也光啓三年天子在褒四方猶兵无能子寓於左輔景氏民舍自晦也民舍之陋雜處其間循循如也晝好卧不寐卧則筆札一二紙興則懷之而不余示自仲春壬申至季春巳亥盈數十紙卷而囊之似有所著者余竊得之多記所傳所見或嘗與昆弟朋友問答之言其旨歸於明自然之理極性命之端自然无作性命无欲是以略禮教而外世務焉知之者不待喻而信不知者能无罪乎余

因析爲品目凡三十四篇編上中下三卷自與知之者
共之爾余蓋具審无能子行止中藏故不述其姓名游
宦焉

大指千氣

无能子卷上

道家八

聖過第一

天地未分混沌一炁一炁充溢分爲二儀有清濁焉有
輕重焉輕清者上爲陽爲天重濁者下爲陰爲地矣天
則剛健而動地則柔順而靜炁之自然也天地旣位陰
陽炁交於是裸蟲鱗蟲毛蟲羽蟲甲蟲生焉人者裸蟲
也與夫鱗毛羽甲蟲俱焉同生天地交炁而已无所異
也或謂有所異者豈非乎人自謂異於鱗羽毛甲諸蟲
者豈非乎能用智慮邪言語邪夫自鳥獸迨乎蠢蠕皆
好生避死營其巢穴謀其飲啄生育乳養其類而護之

與人之好生避死營其宮室謀其衣食生育乳養其男女而私之無所異也何可謂之無智慮也邪夫自鳥獸迨乎蠢蠕者號鳴啁噪皆有其音安知其族類之中非語言邪人以不喻其音而謂其不能言又安知乎鳥獸不喻人言亦謂人不能語言邪則其號鳴啁噪之音必語言爾又何可謂之不能語言邪智慮語言人與蟲一也所以異者形質爾夫鱗毛羽甲中形質亦有不同者豈特止與人不同邪人之中形質亦有同而異者異而同者豈特止與四蟲之形質異也嗟乎天與地陰陽氣中之巨物爾裸鱗羽毛甲五靈因巨物合和之炁又物

於巨物之內亦猶江海之含魚鱉山陵之包草木爾所以太古時裸蟲與鱗毛羽甲雜處雌雄牝牡自然相合无男女夫婦之別父子兄弟之序夏巢冬穴無宮室之制茹毛飲血无百穀之食生自馳死自仆无奪害之心无瘞藏之事任其自然遂其天真無所司牧濛濛淳淳其理也居且久矣無何裸蟲中繁其智慮者其名曰人以法限鱗毛羽甲諸蟲又相教播種以食百穀於是有所耜之用構木合土以建宮室於是有所斤斧之功設婚嫁以析雌雄牝牡於是有所夫婦之別父子兄弟之序爲棺槨衣衾以瘞藏其死於是有所喪葬之儀結罝罟網羅

以取鱗毛羽甲諸蟲於是有刀俎之味濛淳以之散情
意以之作然猶自強自弱無所制焉繁其智慮者又於
其中擇一以統衆名一爲君名衆爲臣一可役衆衆不
得凌一於是君臣之分尊卑之節尊者隆衆者同降
及後世又設爵祿以升降其衆於是有貴賤之等用其
物貧富之差得其欲乃謂繁智慮者爲聖人旣而賤慕
貴貧慕富而人之爭心生焉謂之聖人者憂之相與謀
曰彼始濛濛淳淳孰謂之人吾彊名之曰人人蟲乃分
彼始無卑無尊孰謂之君臣吾彊分之乃君乃臣彼始
無取無欲何謂爵祿吾彊品之乃榮乃辱今則醜真淳

厚嗜欲而包爭心矣爭則奪奪則亂將如之何智慮愈繁者曰吾有術焉於是立仁義忠信之教禮樂之章以拘之君苦其臣曰苛臣侵其君曰叛父不愛子曰不慈子不尊父曰不孝兄弟不相順爲不友不悌夫婦不相一爲不貞不和爲之者爲非不爲之者爲是是則榮非則辱於是樂是耻非之心生焉而爭心抑焉降及後代嗜欲愈熾於是背仁義忠信踰禮樂而爭之謂之聖人者悔之不得已乃設刑法與兵以制之小則刑之大則兵之於是縲繼桎梏鞭笞流竄之罪充於國戈鋌弓矢之伐充於天下覆家亡國之禍綿綿不絕生民困窮天

折之苦漫漫不止嗟乎自然而蟲之不自然而人之疆
立宮室飲食以誘其欲疆分貴賤尊卑以一其爭疆爲
仁義禮樂以傾其真疆行刑法征伐以殘其生俾逐其
末而忘其本紛其情而伐其命迷迷相死古今不復謂
之聖人者之過也

明本第二

夫所謂本者无爲之爲心也形骸依之以立也其爲常
而不殆也如火之可用以焚不可奪其炎也如水之可
用以潤不可奪其濕也取之不有藏之不無動之則察
秋毫之形審蚊蚋之音靜之則不見丘山不聞雷霆大

之可以包天壤細之可以入眉睫惚惚恍恍不來不往
希夷希夷不盈不虧巢由之隱園綺之遯專其根而獨
善也堯授舜舜授禹禹授啓湯伐桀武王伐紂張其機
而兼濟也明之者可藏則藏可行則行應物立事曠乎
無情昧之者嗜欲是馳耳目是隨終日妄用不識不知
孰能照以無滯之光委以自然之和則無名之元見乎
無見之中矣

析惑第三

夫性者神也命者氣也相湏於虛无相生於自然猶乎
填筮之相感也陰陽之相和也形骸者性命之器也猶

乎火之在薪薪非火不焚火非薪不光形骸非性命不立性命假形骸以顯則性命自然冲而生者也形骸自然滯而死者也自然生者雖寂而常生自然死者不搖而常死今人莫不好生惡死而不知自然生死之理觀乎不搖而偃者則憂之役其自然生者務存其自然死者存之愈切生之愈踈是欲沉羽而浮石者也何惑之甚歟

無憂第四

夫人大惡者死也形骸不搖而偃者也夫形骸血肉耳目不能虛而靈則非生之具也故不待不搖而偃則曰

死方搖而趨本死矣所以搖而趨者憑於本不死者耳
非能自搖而趨者形骸本死則非今死非今死无死矣
死者人之大惡也无死可畏則形骸之外何足汨吾之
至和哉

質妄第五

凡二篇

天下之人所共趨之而不知止者富貴與美名爾所謂
富貴者足於物耳夫富貴之亢極者大則帝王小則公
侯而已豈不以被袞冕處宮闕建羽葆警蹕故謂之帝
王邪豈不以戴簪纓喧車馬仗旌旃鈇鉞故謂之公侯
邪不飾之以袞冕宮闕羽葆警蹕簪纓車馬鈇鉞又何

有乎帝王公侯哉夫衮冕羽葆簪纓鈇鉞旌旃車馬皆物也物足則富貴富貴則帝王公侯故曰富貴者足物爾夫物者人之所能爲者也自爲之反爲不爲者感之乃以足物者爲富貴無物者爲貧賤於是樂富貴耻貧賤不得其樂者無所不至自古及今醒而不悟壯哉物之力也夫所謂美名者豈不以居家孝事上忠朋友信臨財廉充乎才足乎藝之類邪此皆所謂聖人者尚之以拘愚人也夫何以被之美名者人之形質爾无形質廓乎太空故非毀譽所能加也形質者囊乎血輿乎滓者也朝合而暮壞何有於美名哉今人莫不失自然正

性而趨之以至於詐僞激者何也所謂聖人者誤之也
古今之人謂其所親者血屬於是情有所專焉聚則相
歡離則相思病則相憂死則相哭夫天下之人與我所
親手足腹背耳目口鼻頭頸眉髮一也何以分別乎彼
我哉所以彼我者必名字爾所以踈於天下之人者不
相熟爾所以親於所親者相熟爾嗟乎手足腹背耳目
口鼻頭頸眉髮俾乎人人離析之各求其謂之身體者
且无所得誰謂所親邪誰謂天下之人邪取於名字彊
爲者也若以名所親之名名天下之人則天下之人皆
所親矣若以熟所親之熟熟天下之人則天下之人皆

所親矣胡謂情所專邪夫無所孝慈者孝慈天下有所
孝慈者孝慈一家一家之孝慈未弊則以情相苦而孝
慈反爲累矣弊則僞僞則父子兄弟將有嫌怨者矣莊
子曰魚相處於陸相煦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至哉是
言也夫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自然各適矣故情有
所專者明者不爲

第六 關

真修第七 凡四篇

夫衡鏡物也成於人者也人自成之而反求其輕重於
衡妍醜於鏡者何也衡無心而平鏡無心而明也夫無

心之物且平且明則夫民之有心者研之以無澄之以
虛涵澈希夷不知所如吾見其偕天壤以無疆淪顛烝
而不疲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矣

夫水之性壅之則澄決之則流昇之雲則雨沉之土則
潤爲江海而不務其大在坎穴而不耻其小分百川而
不疲利萬物而不辭至柔者也故老聃曰柔弱勝剛彊
則含神體虛專氣致柔者得乎自然之元者也

夫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自然感應之理也故
神之召氣氣之從神猶此也知自然之相應專玄牝之
歸根則幾乎懸解矣

夫鳥飛於空魚游於淵非術也自然而然也故爲鳥爲魚者亦不自知其能飛能游苟知之立心以爲之則必墮必溺矣亦猶人之足馳手捉耳聽目視不待習而能之也當其馳捉聽視之際應機自至又不待思而施之也苟須思之而後可施之則疲矣是以任自然者久得其常者濟夫浩然而虛者心之自然也今人手足耳目則任其自然而馳捉視聽焉至於心則不任其自然而撓焉欲其至和而虛通也難矣

无能子卷上

終

无能子卷中

文王說第一

呂望釣於渭濱西伯將畋筮之其繇曰非熊非羆天遺爾師及畋得望西伯再拜望釣不輟西伯拜不止望箕踞笑曰汝何爲來哉西伯曰殷政荒矣生民荼矣愚將拯之思得賢士望曰殷政自荒生民自荼胡與於汝汝胡垢予爲西伯曰夫聖人不藏用以獨善於己必盡智以兼濟萬物豈無是邪望曰夫人與鳥獸昆蟲共浮於天地中一炁而已猶乎天下城郭屋舍皆峙於空虛者也盡壞城郭屋舍其空常空若盡殺人及鳥獸昆蟲其

烝常烝殷政何能荒邪生民何謂荼邪雖然城郭屋舍
不必壞生民已形不必殺予將拯之矣乃許西伯同載
而歸太顛闕天私於西伯曰公劉后稷之積德累功以
及於王王之德充乎祖宗矣今三分天下王其有二亦
可謂隆矣呂望漁者爾王何謂下之甚邪西伯曰夫無
爲之德包裹天地有爲之德開物成事軒轅陶唐之爲
天子也以有爲之德謁廣成子於崆峒叩許由於箕山
而不獲其一顧矧吾之德未進乎軒堯而卑无爲之德
乎太顛闕天曰如王之說望固无爲之德也何謂從王
之有爲邪西伯曰天地无爲也日月星辰運於晝夜雨

露霜雪隕於秋冬江河流而不息草木生而不止故无
爲則能無滯若滯於有爲則不能无爲矣呂望聞之知
西伯實於憂民不利於得殷天下於是乎卒與之興周
焉

首陽子說第二

文王歿武王伐紂滅之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
而起大事動大衆非孝也爲臣弑君非忠也左右欲兵
之武王義而釋之伯夷叔齊乃反隱首陽山號首陽子
夫天下自然之時君臣無分乎其間爲之君臣以別尊
卑謂之聖人者以智欺愚也以智欺愚妄也子與汝嘗

言之矣妄爲君臣之中妄殷有稱妄殷之中妄辛有稱
妄辛之中妄肆妄虐以充妄欲姬發之動亦欲也欲則
妄所謂以妄取妄者也夫无爲則淳正而當天理父子
君臣何有哉有爲則嗜欲而亂人性孝不孝忠不忠何
異哉今汝妄吾之常言又以妄說突其妄兵是求義聲
也以必朽之骨而迎虛聲是以風掇焰也姬發不兵汝
幸也兵之而得義聲朽骨何有哉夫龍暴其鱗鳳舒其
翼必伺於漁者弋者悲乎殆非吾之友也夷齊於是逃
入首陽山罔知所終後人以爲餓死

老君說第三

孔子定禮樂明舊章刪詩書修春秋將以正人倫之序
杜亂臣賊子之心往告於老聃老聃曰夫治大國者若
烹小鮮蹂於刀几則爛矣自昔聖人創物立事誘動人
情人情失於自然而天其性命者紛然矣今汝又文而
縲之以繁人情人情繁則怠怠則詐詐則益亂所謂伐
天真而矜已者也天禍必及孔子懼然亦不能遂已既
而削跡於衛伐樹於宋饑於陳蔡圍於匡皇皇汲汲幾
於不免孔子顧謂顏回曰老聃之言豈謂是乎

孔子說第四

凡二篇

孔子圍於匡七日絃歌不輟子路曰由聞君子包周身

之防無一朝之患夫子聖人也而饑於陳圍於匡何也
然而夫子絃歌不輟罔有憂色豈有術乎孔子曰由來
語汝夫是非邪正由乎人厚薄通塞存乎時日月之照
不能免薄蝕之患聖賢上智不能移厚薄通塞之數君
子能仁於人不能使人仁於我能義於人不能使人義
於我匡之圍非丘之罪也丘亦不能使之不圍焉然而
可圍者丘之形骸也丘方惚无形於冲漠淪无情於杳
冥不知所以憂故偶諧於弦歌爾言未幾匡人解去

原憲居陋巷子貢方相於衛結駟聯鑣訪憲焉憲攝弊
衣子貢曰夫子病邪憲曰憲聞德義不脩謂之病無財

謂之貧憲貧也非病也子貢耻其言終身不敢復見憲
仲尼聞之曰賜也言失之也夫拘於形者不虛存於心
者不淳不虛則思之不清不淳則其心不貞賜也近於
驕欲憲近於堅白比之清濁將去幾何

第五 闕

范蠡說第六

范蠡佐越王句踐滅吳殺夫差與大夫種謀曰吾聞陰
謀人者其禍必復夫姑蘇之滅夫差之死由吾與子陰
謀也况王之爲人也可與共患不可共樂且功成名遂
身退天之理也吾將退子其偕乎大夫種曰夫天地之

於萬物也春生冬殺萬物豈於冬殺而反禍天地乎吾
聞聖人不貴乎獨善而貴乎除害成物苟成於物除害
可也是以黃帝殺蚩尤舜去四凶我今除吳之亂成越
之霸亦成物除害爾何禍之復我哉况王方以滅吳德
子與我必相始終子無遽於退也范蠡曰不然夫天地
無心且不自宰况宰物乎天地自天地萬物自萬物春
以和自生冬以寒自殺非天地使之然也聖人雖有心
其用也體乎天地天地雖無心機動則應事迫則順事
過則逆除害成物無所憎愛故害除而無禍物成而無
福今王以怨吳之心祿我與子以取其謀我與子利其

祿而謀吳以滅人爲功以報祿我者人之姦也自謂天地之生殺聖人之除害成物不其欺邪大夫種不說疑之不決范蠡竟辭句踐泛扁舟於五湖俄而越殺大夫種

宋玉說第七

屈原仕楚爲三閭大夫楚襄王無德佞臣靳尚有寵楚國不治屈原憂之諫襄王請斥靳尚王不聽原極諫其非宋玉止之曰夫君子之心也脩乎己不病乎人晦其用不曜於衆時來則應物來則濟應時而不謀已濟物而不立功是以直無所歸怨無所集今王方眩於佞口

酣於亂政楚國之人皆貪斬尚之貴而響隨之大夫乃
子子然挈其忠信而叫譟其中言不從國不治徒彰乎
彼非我是此賈仇而釣禍也原曰吾聞君子處必孝弟
仕必忠信得其志雖死猶生不得其志雖生猶死諫不
止斬尚怨之讒於王而逐之原彷徨湘濱歌吟悲傷宋
玉復喻之曰始大夫子子然挈忠信而叫譟於群佞之
中玉爲大夫危之而言之舊矣大夫不能從今胡悲邪
豈爵祿是思國壤是念邪原曰非也悲夫忠信不用楚
國不治也玉曰始大夫以爲死孝弟忠信也又何悲乎
且大夫貌容形骸非大夫之有也美不能醜之醜不能

美之長不能短短不能長彊壯不能尪弱之尪弱不能
彊壯之病不能排死不能留形骸似乎我者也而我非
可專一一身尚若此乃欲使楚人之國由我理大夫之
惑亦甚矣夫君子寄形以處世虛心以應物無邪無正
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功無罪虛乎心雖桀紂躋跖非
罪也存乎心雖堯舜夔契非功也則大夫之忠信靳尚
之邪佞孰分其是非邪無所分別則忠信邪佞一也有
所分則分者自妄也而大夫離真以襲妄恃已以點人
不待王之棄逐而大夫自棄矣今求乎忠信而得乎忠
信而又悲之而不能自止所謂兼失其安心者也玉聞

上達節中守節下失節夫虛其心而遠於有爲者達節也存其心而分是非者守節也不得其所分又悲之者失節也原不達竟沉汨羅而死

商隱說第八

漢高帝嬖於戚姬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盈大臣不能爭吕后危之謀於留侯張良良曰夫有非常之人然後能成非常之事良聞商洛山遯者四人曰夏黃公角里先生東園公綺里季上嘗召不能致今太子實能自卑以求之四人且來來而賓太子此善助也吕后如良計遣吕澤迎之四人始耻之旣而相謂曰劉季大度又知

所以高我求我不得慙已而已矣呂雉女子性復慘忍其子盈不立必迫於危危而求我安危卜於我也求我不得必加禍於我姑俞之可也乃來一日偕太子進高祖見而問之四人咸自名帝愕然曰吾嘗求之而不從吾何謂從太子四人曰陛下慢人我義不受辱太子尊人我即以賓游帝謝之指謂戚姬曰太子羽翼成矣不可搖也呂后德之將尊爵之四人相謂曰我之來遠禍也非欲於心也盈立則如意黜呂雉得志則戚姬死今我懼禍成盈而敗如意懼呂后而愁戚姬所謂廢人而全已殆非殺身成仁者也復將忍耻爵于女子之手以

立於廷何異賊人夕入人室得金而矜富者邪乃復商
山吕后不能留張良亦悟於是屏氣絕穀而退居爾

嚴陵說第九

光武微時與嚴陵爲布衣之交及即位而陵方釣於富
春渚光武思其舊慕其賢躬往聘之陵不從光武曰吾
與子交也今吾貴爲天子而子猶漁吾爲子耻之吾有
官爵可以貴子金玉可以富子使可在千萬人上舉動
可以移山嶽叱咤可以興雲雨榮宗華族聯公繼侯丹
矍宮室雜沓車馬美衣服珍飲食擊鐘鼓合歌舞身樂
於一世名傳於萬祀豈與垂餌終日汨沒無聞較其升

沉榮辱哉可爲從於我也陵笑曰始吾交子之日而子脩志意樂貧賤似有可取者今乃誇咤眩惑妄人也夫四海之內自古以爲至廣大也十分之中山嶽江海有其半蠻夷戎狄有其三中國所有一二而已背叛侵凌征伐戰爭未嘗帖息夫中國天子之貴在十分天下一二分中征伐戰爭之內自尊者爾夫所謂貴且尊者不過於一二分中狗喜怒專生殺而已不過一二分中擇土木以廣宮室集繒帛珍寶以繁車服殺牛羊種百穀以美飲食列姝麗敲金石以悅視聽而已嗜欲未厭老至而死豐肌委於螻蟻腐骨淪於土壤匹夫匹婦一也

天子之貴何有哉所謂貴我以官爵者吾知之矣自古
帝王與公侯卿大夫之號皆聖人彊名以等差貴賤而
誘愚人爾且子今之帝王之身昔之布衣之身也今人
雖帝子而子自視之何異於昔蓋以誘我於彊名而使
子悅而誇咤也今又欲以彊名公侯卿大夫誘我非愚
我邪夫彊名者衆人皆能爲之我苟悅此當自彊名曰
公侯卿大夫可矣何湏子之彊名哉子必曰官爵者以
其富貴其身也官爵實彊名也自我則有富貴之實不
自我則富貴何有哉夫所謂富貴官爵者亦不過於我
冠鳴玉簇前殿後坐大厦被鮮服耳倦絲竹口飫膏鮮

皆子所誘我之說而已子所誘我者不過充欲之物而已夫車馬代勞也騏驥款段一也屋宇庇風雨也丹雘蓬茅一也衣服蔽形也綺紈韋布一也食粒却飢也膏鮮藜藿一也况吾汨乎太虛咀乎太和動靜不作陰陽同波今方自忘其姓氏自委其行止操竿投縷泛然如寄又何暇梏其肢體愁其精神貪乎彊名而充乎妄欲哉且王莽更始之有天下與子之有天下何異哉同乎求爲中國所尊者爾豈憂天下者邪今子戰爭殺戮不知紀極盡人之性命得已之所欲仁者不忍言也而子不耻反以我漁爲耻邪光武悟於是不敢臣陵焉

孫登說第十

孫登先生隱蘇門山嵇康慕而往見之曰康聞蜉蝣不能如龜齡燕雀不能與鴻期康之心實不足以納真誨然而日月之照何限乎康莊堯堯雨露之潤罔擇乎蘭蓀蕭艾先生理身固命之餘願以及康俾康超乎有涯遨乎無垠登久而應之曰夫杳杳冥冥有精非精渾渾淳淳有神非神精神甚真離之不分留之不存孰謂固命孰謂理身孰爲有涯孰爲無垠然而虛无之中綿綿相循出入無跡爲天地之根知之者明得之者尊凡汝所論未窺其門吾聞諸老聃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

德容貌若愚且夫蚌以珠剖象以齒焚蘭煎以膏翠拔
以文常人所知也汝有藻飾之才亡冥濛之機如執明
燭煌煌光輝穹蒼所惡也吾嘗得汝貽山巨源絕交書
其間二大不可七不堪皆矜已疵物之說時之所憎也
夫虛其中者朝市不喧欲其中者巖谷不幽仕不能奪
汝之情處不能濟汝之和仕則累不仕則已而又絕人
之交增以矜已疵物之說啁噪於塵世之中而欲探乎
永生可謂惡影而走於日中者何足聞吾之誨哉康
眩然如醒後果以刑死

无能子卷下

答通問第一

无能子貧其昆弟之子且寒而饑嗟吟者相從焉一日
兄之子通謂无能子曰嗟寒吟饑有年矣夕則多夢祿
仕而豐乎車馬金帛夢則樂寤則憂何可獲置其易哉
无能子曰晝憂夕樂均矣何必易哉通曰夕樂夢爾无
能子曰夫夢之居屋室乘車馬被衣服進飲食悅妻子
憎仇讐憂樂喜怒與夫寤而所欲所有爲者有所異邪
曰无所異无所異則安知寐而爲之者夢邪寤而爲之
者夢邪且人生百歲其間晝夕相半半憂半樂又何怨

乎夫冥乎虛而專乎常者王侯不能爲之貴厮養不能
爲之賤玉帛子女不能爲之富藜羹縵縷不能爲之貧
則憂樂無所容乎其間矣動乎情而屬乎形者感物而
已矣物者所謂富貴之具也形與物朽敗之本也情感
之而憂樂之无常也以无常之情縈朽敗之本寤猶夢
也百年猶一夕也汝能冥乎虛而專乎常不知所以饑
寒富貴矣動乎情而屬乎形則晝夕寤寐俱夢矣汝其
思之

答華陽子問第二

无能子形骸之友華陽子爲其所知迫以仕華陽子疑

問无能子曰吾將學無心久矣仕則違心矣不仕則忿所知如何其可也无能子曰无心不可學無心非仕不仕心疑念深所謂見瞽者臨筭而教之前也夫无爲者无所不爲也有爲者有所不爲也故至實合乎知常至公近乎无爲以其本无欲而無私也欲於中漁樵耕牧有心也不欲於中帝車侯服無心也故聖人宜處則處宜行則行理安於獨善則許由善卷不耻爲匹夫勢便於兼濟則堯舜不辭爲天子其爲无心一也堯舜在位不以天子之貴貴乎身是以垂衣裳而天下治及朱均不肖則以之授舜舜授禹捨其子如疵贅去天下如涕

嚙是以歷萬祀而天下思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天下熟其德矣以成王在其勢不便於已故不爲天子以成王幼其勢宜於居攝故不敢辭是以全周之祀活周之民巍巍成功其德不虧此皆不欲於中而無所不爲也子能達此雖鬪雞走狗於屠肆之中搴旗斬將於兵陣之間可矣况仕乎

答愚中子問第三

无能子心友愚中子病心祈藥於无能子无能子曰病何曰痛曰痛在何曰在心曰心在何愚中子告病已間矣无能子曰此人可謂得天之真而神光不昧者也

魚說第四

河有龍門隸古晉地禹所鑿也懸水數十仞淙其聲雷然一舍之間河之巨魚春則連群集其下力而上泝越其門者則化爲龍於是拏雲拽雨焉河壩織鱗望之相謂曰彼亦魚也而超變如此豈與我撥撥然壩而游戢戢然穴而藏哉其一曰惑矣汝之思也夫天地之內物之頒形者千萬焉形之巨細分之大小相副焉隨其形足其分各適矣彼超變者河之時波則與之驚澄則與之平意順力渾沉浮安定及其思變也連群而妬泝瀑而怒意疲力困乃雲乃雨夫雲雨來隨蒸潤之氣自相

感爾於彼何有哉彼若有心於雲雨之間有時而墮矣
無心自感又何功乎角其上足其下與吾鬚鬣一也吾
鬚鬣而游彼角足而騰未嘗不順也豈以吾孺游之無
爭穴藏之無虞人不知而害不加之樂易其角足雲雨
之勞乎

鳩說第五

鳩與蛇相遇鳩前而啄之蛇謂曰世人皆毒子矣毒者
惡名也子所以有惡名者以食我也子不食我則无毒
不毒則惡名亡矣鳩笑曰汝豈不毒於世人哉指我爲
毒是欺也夫汝毒於世人者有心嚙人也吾怨汝之嚙

人所以食汝示刑也世人審吾之能刑汝故畜吾以防
汝又審汝之毒染吾毛羽肢體故用殺人吾之毒汝之
毒也吾疾惡而蒙其名爾然殺人者人也猶人持兵而
殺人也兵罪乎人罪乎則非吾之毒也明矣世人所以
畜吾而不畜汝又明矣吾無心毒人而疾惡得名爲人
所用吾所爲能全其身也全身而甘惡名非惡名矣汝
以有心之毒盱眙於草莽之間伺人以自快今遇我天
也而欲詭辯苟免邪蛇不能答鳩食之夫昆蟲不可以
有心况人乎

答魯問第六 凡二篇

无能子從父之弟魯求學於无能子无能子曰何學曰
學行學文无能子曰吾不知所以行所以文然前志中
所謂聖人者吾嘗偶觀之其言曰行行也行其心之所
善也文儀也飾其所行之善也喪者本乎哀哀行也齊
衰之服祭祀之具文也禮者本乎敬敬行也升降揖讓
文也樂者本乎和和行也陶匏絲竹文也文出於行行
出於心心出於自然不自然則心生心生則行薄行薄
則文縟文縟則僞僞則亂亂則聖人所以不能救也夫
總其根者不求其末專其源者不尋其流汝能證以無
心還其自然前無聖人上無玄天行與文在乎無學之

中矣

魯他日又問曰魯嘗念未得而憂追已往而悲得酒酣
醉陶然不知今則不能忘乎酒矣无能子曰汝之憂汝
之悲自形乎自心乎曰自心可覩乎曰不可覩无能子
曰不可覩者憂悲之所生也求憂悲之所生且不可覩
憂悲何寄哉憂悲無寄則使汝遂其未得還其已往又
將誰付邪今汝隨而悲憂之是欲繫風擒影也汝無憂
悲之所寄而有味酒之陶然不能自得反浸漬於麴蘖
豈釀器乎

第七 闕

紀見第八 凡三篇

秦市幻人有能烈鑊膏而溺其手足者烈鑊不能壞而
幻人笑容焉无能子召而問之幻人曰受術於師術能
却火之熱然而訣曰視鑊之烈其心先忘其身手足枯
枿也既忘枯枿手足然後術從之悖則術敗此吾所以
得之无能子顧謂其徒曰小子志之無心於身幻人可
以寒烈鑊况上德乎

无能子寓於秦村景氏民舍一夕梟鳴其樹景氏色憂
將彈之无能子止之景氏曰梟凶鳥也人家將凶則梟
來鳴殺之則庶幾無凶无能子曰人之家因其鳴而凶

梟罪也梟可凶人殺之亦不能弭其已凶將凶而鳴非
梟忠而先示於人邪凶不自梟殺之害忠也矧自謂人
者與夫毛群羽族俱生於天地無私之氣橫目方足虛
飛實走有所異者偶隨氣之清濁厚薄自然而形也非
宰於愛憎者也誰令梟司其凶邪諡梟之凶誰所自邪
天地言之邪梟自言之邪天地不言梟自不言何爲必
其凶邪諡梟之凶不知所自則羽儀五色謂之鳳者未
必祥梟未必凶景氏止家亦不凶

樊氏之族有美男子年三十或被髮疾走或終日端居
不言言則以羊爲馬以山爲水凡名一物多失其常名

其家及鄉人狂之而不之罪焉无能子亦狂之或一日
遇於藜翳間就而嘆曰壯男子也且復豐碩惜哉病如
是狂者徐曰吾無病无能子愕然曰冠帶不守起居无
常失萬物之名忘家鄉之禮此狂也何謂無病乎狂者
曰被冠帶善起居愛家人敬鄉里豈我自然哉蓋昔有
妄作者文之以爲禮使人習之至于今而薄醪因醇酎
也知之而反之者則反以爲不知又名之曰狂且萬物
之名亦豈自然著哉清而上者曰天黃而下者曰地燭
晝者曰日燭夜者曰月以至風雲雨露烟霧霜雪以至
山嶽江海草木鳥獸以至華夏夷狄帝王公侯以至士

農工商皂隸臧獲以至是非善惡邪正榮辱皆妄作者
彊名之也人久習之不見其彊名之初故泐之而不敢
移焉昔妄作者或謂清上者曰地黃下者曰天燭晝者
月燭夜者日今亦泐之矣彊名自人也我亦人也彼人
何以彊名我人胡爲不可哉則冠帶起居吾得以隨意
取舍萬狀之物吾得以隨意自名狂不狂吾且不自知
彼不知者狂之亦宜矣

第九第十

闕

固本第十一

凡四篇

五兵者殺人者也羅網者獲鳥獸蟲魚者也聖人造之

然後人能相殺而又能取鳥獸魚蟲焉使之知可殺知可取然後制殺人之罪設山澤之禁焉及其衰世人不能保父子兄弟鳥獸魚蟲不暇育麋鹿鯤蚬法令滋彰而不可禁五兵羅網教之也造之者復出其能自己乎棺槨者濟死甚矣然其工之心非樂於濟彼也迫於利也欲其日售則幸死幸死非怨於彼也迫於利也醫者樂病幸其必瘳非樂於救彼而又德彼也迫於利也棺槨與醫皆有濟救幸死幸生之心非有憎愛各諧其所欲爾故無爲之仁天下也無棺槨與醫之利在其濟死瘳病之間而已

角觸蹄踏蛇首蝎尾皆用其所長也審其所用故得防
其所用而制之是以所用長者不如無用食桑之蟲絲
其腸者曰蠶以絲自舍曰繭繭伏而化於是羽而蛾焉
其稟也宜如此猶獸之胎鳥之卵俱非我由也智者知
其絲可縷縷可織於是烹而縷之機杼以織之幅而繒
之繒而衣之夫蠶自將爲蛾也非爲乎人謀其衣而甘
乎烹也所以烹者絲所累爾烹之者又非疾其蠶也利
所繫爾夫獸之胎鳥之卵蠶之繭俱其所稟也蠶所稟
獨乎絲絲必烹似乎不幸也不幸似乎分也故無爲者
無幸無不幸何分乎

有爲善不必福惡不必禍或制於分焉故聖人貴乎無
爲埤蟻井蛙示以虎豹之山鯨鯢之海必疑熟其所見
也嗜欲世務之人語以無爲之理必惑宿於所習也於
是父不能傳其子兄不能傳其弟沈迷嗜欲以至於死
還其元而無所生者舉世無一人焉嗟乎無爲在我也
嗜欲在我也無爲則靜嗜欲則作靜則樂作則憂常人
惑而終不可使之達者所習癥之也明者背習焉

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

闕

无能子卷下

終

齊丘子

宋景濂曰齊丘子六卷一名化書言道術德仁食儉
六化爲甚悉世傳爲僞唐宋齊丘子嵩作張文潛題
其後云齊丘犬鼠之雄蓋不足道其爲化書雖皆淺
機小數亦微有見於黃老之所謂道德者噫是書之
作非齊丘也終南山隱者譚峭景升也齊丘竊之耳
其云能得一者天下可以理老氏說也魂魄昧我血
氣醉我七竅囚我五根役我釋氏說也心冥冥兮無
所知神怡怡兮無所之氣熙熙兮無所爲萬慮不可
惑求死不可得神仙家說也非淺機小數比也使齊

齊丘子

道家九

道化第一

道之委也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生而萬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氣氣化神神化虛虛明而萬物所以通也是以古聖人窮通塞之端得造化之源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虛實相通是謂大同故藏之爲元精用之爲萬靈含之爲太一放之爲太清是以坎離消長於一身風雷發泄於七竅真氣熏蒸而時無寒暑純陽流注而民無死生是謂神化之道者也

蛇雀

蛇化爲龜雀化爲蛤彼忽然忘曲屈之狀而得蹠盤跚
蘇干之質此倏然失飛鳴之態而得介甲之體劉削不
能加其功繩尺不能定其象何化之速也且夫當空團
塊見塊而不見空粉塊求空見空而不見塊形無妨而
人自妨之物無滯而人自滯之悲哉

老楓

老楓化爲羽人朽麥化爲蝴蝶自無情而之有情也賢
女化爲貞石山蚯化爲百合自有情而之無情也是故
土木金石皆有情性精魄虛無所不至神無所不通氣

無所不同形無所不類孰爲彼孰爲我孰爲有識孰爲無識萬物一物也萬神一神也斯道之至矣

耳目

目所不見設明鏡而見之耳所不聞設虛氣而聞之精神在我視聽在彼跣部田切趾可以割陷吻可以補則是耳目可以妄設形容可以僞置既假又假既惑又惑所以知冤魄魅我血氣醉我七竅囚我五根役我惟神之有形由形之有疵苟無其疵何所不可

環舞

作環舞者宮室皆轉瞰迴流者頭目自旋非宮室之幻

惑也而人自惑之非廻流之改變也而人自變之是故
粉中爲兔藥石爲馬而人不疑甘言巧笑圖臉畫眉而
人不知唯清靜者物不能欺

鉛丹

術有火鍊鉛丹以代穀食者其必然也然歲豐則能飽
歲儉則能飢是非丹之恩蓋由人之誠也則是我本不
飢而自飢之丹本不飽而自飽之飢者大忘飽者大幻
蓋不齊其道也故人能一有無一死生一情性一內外
則可以蛻五行脫三光何患乎一日百食何慮乎百日
一食

形影

以一鏡照形以餘鏡照影鏡鏡相照影影相傳不變冠
劍之狀不奪黼黻之色是形也與影無殊是影也與形
無異乃知形以非實影以非虛無實無虛可與道俱

蟄藏

物有善於蟄藏者或可以禦大寒或可以去大飢或可
以萬歲不死以其心冥冥兮無所知神怡怡兮無所之
氣熙熙兮無所爲萬慮不能惑求死不可得是以大人
體物知身體身知神體神知真是謂吉人之津

臯雞

梟夜明而晝昏雞晝明而夜昏其異同也如是或謂梟
爲異則謂雞爲同或謂雞爲異則謂梟爲同孰梟雞之
異晝夜乎晝夜之異梟雞乎孰晝夜之同梟雞乎梟雞
之同晝夜乎夫耳中磬我自聞目中花我自見我之晝
夜彼之晝夜則是晝不得謂之明夜不得謂之昏能齊
昏明者其爲大人乎

四鏡

小人常有四鏡一名圭一名珠一名砥一名孟圭視者
大珠視者小砥視者正孟視者倒觀彼之器察我之形
由是無大小無短長無妍醜無美惡所以知形氣諂我

精魄賊我奸臣貴我禮樂尊我是故心不得爲之君王
不得爲之主戒之如火防之如虎純儉不可襲清淨不
可侮然後可以跡容廣而躋三五

射虎

射似虎者見虎而不見石斬暴蛟者見蛟而不見水是
知萬物可以虛我身可以無以我之無合彼之虛自然
可以隱可以顯可以死可以生而無所拘夫空中之塵
若飛雪而目未嘗見穴中之蟻若牛鬪而耳未嘗聞况
非見聞者乎

龍虎

龍化虎變可以蹈虛空虛空非無也可以貫金石金石非有也有無相通物我相同其生非始其死非終知此道者形不可得斃神不可得逝

游雲

游雲無質故五色含焉明鏡無瑕故萬物象焉謂水之含天也必天之含水也夫百步之外鏡則見人人不見影斯爲驗也是知太虛之中無所不有萬耀之內無所不見而世人且知心仰寥廓而不知跡處虛空寥廓無所聞神明且不遠是以君子常正其心常儼其容則可以游泳於寥廓交友於神明而無咎也

噦噦

有言臭腐之狀則輒有所噦聞珍羞之名則妄有所噦
臭腐了然虛珍羞必然無而噦不能止噦不能已
有懼菽醬若蠶蟻者有愛鮑魚若鳳膏者知此理者可以齊
奢儉外榮辱黜是非忘禍福

大化

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化精精化顧盼而顧盼化揖
讓揖讓化陞降陞降化尊卑尊卑化分別分別化冠冕
冠冕化車輅車輅化宮室宮室化掖衛掖衛化燕享燕
享化奢蕩奢蕩化聚斂聚斂化欺罔欺罔化刑戮刑戮

化悖亂悖亂化甲兵甲兵化爭奪爭奪化敗亡其來也
勢不可遏其去也力不可拔是以大人以道德游泳之
以仁義漁獵之以刑禮籠罩之蓋保其國家而護其富
貴也故道德有所不實仁義有所不至刑禮有所不足
是教民爲奸詐使民爲淫邪化民爲悖逆驅民爲盜賊
上昏昏然不知其弊下恍恍然不知其病其何以救之
哉

正一

世人皆知莧藟可以剖鼈而不知朱草可以剖人小人
由是知神可以分氣可以泮形可以散散而爲萬不謂

不足聚而爲一不謂有餘若狂風飄髮魂魄夢飛屐齒
斷蚓首尾皆動夫何故太虛一虛也太神一神也太氣
一氣也太形一形也命之則四根之則一守之不得舍
之不失是謂正一

天地

天地盜太虛生人蟲盜天地生螿蚘營盜人蟲生螿蚘

者腸中之蟲也嘽搏我精氣鑠灼我魂魄盜我滋味而

有其生有以見我之必死所以知天之必頽天其頽乎

我將安有我其死乎螿蚘將安守所謂奸臣盜國國破

則家亡蠹蟲蝕木木盡則蟲死是以大人錄精氣藏魂

魄薄滋味禁嗜慾外富貴雖天地老而我不傾蠶虹死
而我長生奸臣去而國太平

稚子

稚子弄影不知爲影所弄狂夫侮像不知爲像所侮化
家者不知爲家所化化國者不知爲國所化化天下者
不知爲天下所化三皇有道者也不知其道化爲五帝
之德五帝有德者也不知其德化爲三王之仁義三王
有仁義者也不知其仁義化爲秦漢之戰爭醉者負醉
疥者療疥其勢彌顛其病彌篤而無反者也

陽燧

陽燧召火方諸召水感激之道斯不遠矣高視者強低
視者賊斜視者狡平視者仁張視者怒細視者佞遠視
者智近視者拙外視者昏內視者明是故載我者身用
我者神用神合真可以長存

死生

虛化神神化氣氣化血血化形形化嬰嬰化童童化少
少化壯壯化老老化死死復化爲虛虛復化爲神神復
化爲氣氣復化爲物物化化不間由環之無窮夫萬物非
欲生不得不生萬物非欲死不得不死達此理者虛而
乳之神可以不化形可以不生

爪髮

爪髮者我之形何爪可割而無害髮可截而無痛蓋榮衛所不至也則是我本無害而筋骨爲之害我本無痛而血肉爲之痛所以知喜怒非我作哀樂非我動我爲形所昧形爲我所愛達此理者可以出生死之外

神道

太上者虛無之神也天地者陰陽之神也人蟲者血肉之神也其同者神其異者形是故形不靈而氣靈語不靈而聲靈覺不靈而夢靈生不靈而死靈水至清而結冰不清神至明而結形不明冰泮返清形散返明能知

真死者可以游太上之京

神交

牝牡之道龜龜相顧神交也鶴鶴相唳氣交也蓋由情
愛相接所以神氣可交也是故大人夫其道以合天地
廓其心以符至真融其氣以生萬物和其神以接兆民
我心熙熙民心怡怡心怡怡兮不知其所思形惚惚兮
不知其所爲若一氣之和合若一神之混同若一聲之
哀樂若一形之窮通安用旌旗安用金鼓安用賞罰安
用行伍斯可以將天下之兵滅天下之敵是謂神交之
道也

大含

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氣相乘而成聲耳非聽聲也
而聲自投之谷非應響也而響自滿之耳小竅也谷大
竅也山澤小谷也天地大谷也一竅鳴萬竅皆鳴一谷
聞萬谷皆聞聲導氣氣導神神導虛虛含神神含氣氣
含聲相導相含雖秋蚊之翾翾許緣切蒼蠅之營營無所
不至也由此知之雖絲毫之慮必有所察雖啾嘹之言
必有所聞唯大人之機天地莫能見陰陽莫能知鬼神
莫能窺夫何故道德仁義之所爲

術化第二

雲龍

雲龍風虎得神氣之道者也神由母也氣由子也以神召氣以母召子孰敢不至也夫蕩穢者必召五帝之氣苟召不至穢何以蕩伏虺者必役五星之精苟役不至虺何以伏小人由是知陰陽可以作風雲可以會山陵可以拔江海可以發然用之於外不如守之於內然後用之於外則無所不可

猛虎

猛虎行草木偃毒鳩怒土石揭威之所鑠氣之所搏頑嚙爲之作小人由是知缺可使之飛山河可使之移萬

物可使之相隨夫神全則威大精全則氣雄萬惑不能
溺萬物可以役是故一人所以能敵萬人者非弓力之
技蓋威之至也一人所以能悅萬人者非言笑之惠蓋
和之至也

用神

蟲之無足蛇能屈曲蛭能掬蹙蝸牛能蓄縮小人所以
見其機由是得其師可以坐致萬里而不馳是故足行
者有所不達翼飛者有所不至目視者有所不見耳聽
者有所不聞夫何故彼知形而不知神此知神而不知
形以形用神則亡以神用形則康

水竇

水竇可以下溺杵糠可以療噎斯物也始製於人又復用於人法本無祖術本無狀師之於心得之於象陰爲陽所伏男爲女所制剛爲柔所尅智爲愚所得以是用之則鐘鼓可使之啞車轂可使之闐妻子可使之改易君臣可使之離合萬物本虛萬法本無得虛無之竅者知法術之要乎

魍魎

魍魎附巫祭

一本作癸

言禍福事每來則飲食言語皆神每

去則飲食言語皆人不知魍魎之附巫祭也不知巫祭

之附翹也小人由是知心可以交氣可以易神可以奪魄可以錄形爲神之宮神爲形之容以是論之何所不可

虛無

鬼之神可以禦龍之變可以役蛇虺可以不能螫戈矛可以不能擊唯無心者火不能燒水不能溺兵刃不能加天命不能死其何故志於樂者猶忘飢志於憂者猶忘痛志於虛無者可以忘生死

虛實

方咫之木置於地之上使人蹈之而有餘方尺之木置

於竿之端使人踞之而不足非物有小大蓋心有虛實
是故冒大暑而撓者愈熱受炙灼而懼者愈痛人無常
心物無常性小人由是知水可使不濕火可使不燥

狐狸

狐狸之怪雀鼠之魅不能幻明鏡之鑑者明鏡無心之
故也是以虛空無心而無所不知昊天無心而萬象自
馳行師無狀而敵不敢欺大人無慮而元精自歸能師
於無者無所不之

轉舟

轉萬斛之舟者由一尋之木發千鈞之弩者由一寸之

機一目可以觀大天一人可以君兆民太虛茫茫而有
涯太上浩浩而有家得天地之綱知陰陽之房見精神
之藏則數可以奪命可以活天地可以反覆

心變

至姪者化爲婦人至暴者化爲猛虎心之所變不得不
變是故樂者其形和喜者其形逸怒者其形剛憂者其
形蹙斯亦變化之道也小人由是知顧六尺之軀可以
爲龍蛇可以爲金石可以爲草木大哉斯言

珠玉

悲則雨淚辛則雨涕憤則結癭怒則結疽心之所慾氣

之所屬無所不育邪苟爲此正必爲彼是以大人節悲
辛誠憤怒得灑氣之門所以收其根知元神之囊所以
韜其光若蚌內守若石內藏所以爲珠玉之房

蠨螋

夫蠨螋之蟲孕螟蛉之子傳其情交其精混其氣和其
神隨物大小俱得其真蠢動無定情萬物無定形小人
由是知馬可使之飛魚可使之馳土木偶可使之有知
嬰兒似乳母斯道不遠矣

胡夫

胡夫而越婦其子髯面而矧昨禾切足蠻夫而羗婦其子

扞鼻而昂首黎接桃而本強者其實毛梅接杏而本強者其實甘以陰孕陽以柔孕剛以曲孕直以短孕長以大孕小以圓孕方以水孕火以丹孕黃小人由是知可以爲金石可以爲珠玉可以爲異類可以爲怪狀斯造化之道也

陰陽

陰陽相搏不根而生芝菌燥濕相育不母而生螬蟥是故世人體陰陽而根之數燥濕而母之無不濟者小由是知陶鍊五行火之道也流行無窮水之道也八卦環轉天地之道也神物乃生變化之道也是以君子體

物而知身體身而知道夫天人之道幽且微則不知其孰是孰非

海魚

海魚有以蝦爲目者人皆笑之殊不知古人以囊螢爲燈者又不知晝非日之光則不能馳夜非燭之明則有所欺觀傀儡之假而不自疑嗟朋友之逝而不自悲賢與愚莫知唯抱純白養太玄者不入其機

礧松

礧松所以能凌霜者藏正氣也美玉所以能犯火者蓄至精也是以大人晝運靈旗夜錄神芝覺所不覺思所

不思可以冬禦風而不寒夏禦火而不熱故君子藏正
氣者可以遠鬼神伏姦佞蓄至精者可以福生靈保富
壽夫何爲多少之故也

動靜

動靜相磨所以化火也燥濕相蒸所以化水也水火相
勃所以化雲也湯益投井所以化雹也飲水兩日所以
化虹霓也小人由是知陰陽可以召五行可以投天地
可以別構日月可以我作有聞是言者必將以爲誕夫
民之形也頭圓而足方上動而下靜五行運於內二曜
明於外斯亦別構之道也

聲氣

操琴瑟之音則翛然而閑奏鄭衛之音則樂然而逸解
篪篥之音則背脊凜森上聲擗鼓鼙之音則鴻毛躑躅其
感激之道也如是以其和也召陽氣化融風生萬物也
其不和也作陰氣化厲風辱萬物也氣由聲也聲由氣
也氣動則聲發聲發則氣振氣振則風行而萬物變化
也是以風雲可以命霜雹可以致鳳凰可以歌熊羆可
以舞神明可以友用樂之術也甚大

大同

虛含虛神含神氣含氣明含明物含物達此理者情可

以通形可以同同於火者化爲火同於水者化爲水同於日月者化爲日月同於金石者化爲金石唯大人無所不同無所不化足可以與虛皇並駕

帝師

鏡非求鑒於物而物自投之索非求飽於氣而氣自實之是故鼻以虛受臭耳以虛受聲目以虛受色舌以虛受味所以心同幽冥則物無不受神同虛無則事無不知是以大人奪其機藏其微羽符至怪陰液液一作陽甚竒可以守國可以救時可以坐爲帝王之師

琥珀

琥珀不能呼腐芥丹砂不能入焦金磁石不能取僣鐵
元氣不能發陶爐所以大人善用五行之精善奪萬物
之靈食天人之祿駕風馬一作鳳之榮其道也在忘其形
而求其情

德化第三

五常

儒有講五常之道者分之爲五事屬之爲五行散之爲
五色化之爲五聲俯之爲五嶽仰之爲五星物之爲五
金族之爲五靈配之爲五味感之爲五情所以聽之者
若醯雞之遊太虛如井蛙之浮滄溟莫見其鴻濛之涯

齊丘子
莫測其浩渺之程日暮途遠無不倒行殊不知五常之道一也忘其名則得其理忘其理則得其情然後牧之以清靜棲之以杳冥使混我神氣符我心靈若水投水不分其清若火投火不間其明是謂奪五行之英盜五常之精聚之則一芥可包散之則萬機齊亨其用事也如酌醴以投噐其應物也如懸鏡以鑒形於是乎變之爲萬象化之爲萬生通之爲陰陽虛之爲神明所以運帝王之籌策代天地之權衡則仲尼其人也

飛蛾

天下賢愚營營然若飛蛾之投夜燭蒼蠅之觸曉牕知

往而不知返知進而不知退而但知避害而就利不知聚利而就害夫賢於人而不賢於身何賢之謂也博於物而不博於己何博之謂也是以大人利害俱亡何往不臧

異心

虎踞於林蛇遊於澤非鴟鳶之讐鴟鳶從而號之以其蓄異心之故也牛牧於田豕眠於圃非烏鵲之馭烏鵲從而乘之以其無異心之故也是故麟有利角衆獸不伏鳳有利觜衆鳥不賓君有奇智天下不臣善馳者終於蹶善鬪者終於敗有數則終有智則窮巧者爲不巧

者所使詐者爲不詐者所理

弓矢

天子作弓矢以威天下天下盜弓矢以侮天子君子作禮樂以防小人小人盜禮樂以僭君子有國者好聚斂蓄粟帛具甲兵以禦賊盜賊盜擅甲兵踞一作據粟帛以奪其國或曰安危德也又曰興亡數也苟德可以恃何必廣粟帛乎苟數可以憑何必廣甲兵乎

聰明

無所不能者有大不能無所不知者有大不知夫忘弓矢然後知射之道忘策轡然後知馭之道忘弦匏然後

知樂之道忘智慮然後知大人之道是以天下之主道
德出於人理國之主仁義出於人亡國之主聰明出於
人

有國

有國之禮享郊廟敬鬼神也

壘尾一作壘

龜策占吉凶也敬

鬼神信禍福之職也占吉凶信興亡之數也柰何有大

不信窮民之力以為城郭奪民之食以為儲蓄是福可

以力取是亡可以力敵是疑貳於鬼神是欺惑於龜策

是不信於天下之人斯道也賞不足勸罰不足懼國不

足守

黃雀

黃雀之爲物也日遊於庭日親於人而常畏之而人常撓之玄鳥之爲物也時遊於戶時親於人而不畏人而人不撓之彼行促促此行佯佯彼鳴啾啾此鳴鏘鏘彼視矍矍此視汪汪彼心慙慙此心堂堂是故疑人者爲人所疑防人者爲人所防君子之道仁與義中與正何憂何害

籠猿

籠中之猿踴躍萬變不能出於籠匣中之虎狂怒萬變不能出於匣小人之機智慮萬變不能出於大人之道

夫大人之道如地之負如天之垂無日不怨無人不欺
怨不我怒欺不我夷然後萬物知其所歸

常道

仁義者常行之道行之不得其術以至於亡國忠信者
常用之道用之不得其術以至於獲罪廉潔者常守之
道守之不得其術以至於暴民財辯者常御之道御之
不得其術以至於罹禍蓋拙在用於人巧在用於身使
民親稼則怨誠民輕食則怒夫餌者魚之嗜羶者蟻之
慕以餌投魚魚必懼以羶投蟻蟻必去由不得化之道

感喜

感父之慈非孝也喜君之寵非忠也感始於不感喜始於不喜多感必多怨多喜必多怒感喜在心由物之有毒由蓬之藏火不可不慮是以君子之業爵之不貴禮之不下親之不知踈之不疑辱之不得何感喜之有

太醫

太醫之道脉和而實者爲君子生之道也撓而浮者爲小人死之道也太卜之道策平而慢者爲君子吉之道也曲而利者爲小人凶之道也以是論之天下之理一也是故觀其國則知其臣觀其臣則知其君觀其君則知其興亡臣可以擇君而仕君可以擇臣而任夫揖讓

可作而躁靜不可作衣冠可詐而形器不可詐言語可
文而聲音不可文

讒語

藏於人者謂之機奇於人者謂之謀殊不知道德之機
衆人所知仁義之謀衆人所無是故有賞罰之教則邪
道進有親疎之分則小人入夫棄金於市盜不敢取詢
政於朝讒不敢語天下之至公也

刻畫

畫者不敢易於圖像苟易之必有咎刻者不敢侮於本
偶苟侮之必貽禍始製作於我又要敬於我又寘禍於

我是故張機者用於機設險者死於險建功者辱於功
立法者懼於法動一竅則百竅相會舉一事則萬事有
害所以機貴乎明險貴乎平功貴乎無狀法貴乎無象
能出刻畫者可以名之爲大象

酒醴

夫酒醴者迫之飲愈不飲怒之飲愈欲飲是故抑人者
人抑之容人者人容之貸其死者樂其死貸其輸者樂
其輸所以民盜君之德君盜民之力能知反復之道者
可以居兆民之職

恩賞

侯者人所貴金者人所重衆人封公而得侯者不美衆人分玉而得金者不樂是故賞不可妄行恩不可妄施其當也由爲爭奪之漸其不當也即爲亂亡之基故我自卑則賞不能大我自儉則恩不得奇歷觀亂亡之史皆驕侈恩賞之所以爲也

養民

民不怨火而怨使之禁火民不怨盜而怨使之防盜是故濟民不如不濟愛民不如不愛天有雨露所以招其怨神受禱祀所以招其謗夫禁民火不如禁心火防人盜不如防我盜其養民也如是

仁化第四

得一

曠然無爲之謂道道能自守之謂德德生萬物之謂仁
仁救安危之謂義義有去就之謂禮禮有變通之謂智
智有誠實之謂信通而用之之謂聖道虛無也無以自
守故授之以德德清靜也無以自用故授之以仁仁用
而萬物生萬物生必有安危故授之以義義濟安拔危
必有否臧故授之以禮禮秉規持範必有疑滯故授之
以智智通則多變故授之以信信者成萬物之道也

五行

道德者天地也五常者五行也仁發生之謂也故君於木義救難之謂也故君於金禮明白之謂也故君於火智變通之謂也故君於水信慤然之謂也故君於土仁不足則義濟之金伐木也義不足則禮濟之火伐金也禮不足則智濟之水伐火也智不足則信濟之土伐水也始則五常相濟之業終則五常相伐之道斯大化之往也

畋漁

夫禽獸之於人也何異有巢穴之居有夫婦之配有父子之性有死生之情烏反哺仁也隼憫胎義也蜂有君

禮也羊跪乳智也雉不再接信也孰究其道萬物之中
五常百行無所不有也而教之爲網罟使之務畋漁且
夫焚其巢穴非仁也奪其親愛非義也以斯爲享非禮
也教民殘暴非智也使萬物懷疑非信也夫羶毚之慾
不止殺害之機不已羽毛雖無言必狀我爲貪狼之與
封豕鱗介雖無知必名我爲長鯨之與巨虺也胡爲自
安焉得不耻吁直疑自古無君子

犧牲

犧牲之享羔鴈之薦古之禮也且古之君子非不知情
之憂喜聲之哀樂能動天地能感鬼神刀机前列則憂

喜之情可知矣鷹犬齊至則哀樂之聲可知矣以是祭
天地以是禱神明天地必不享苟饗之必有咎神明必
不歆苟歆之必有悔所以知神龍見喪風雷之象也鳳
凰來失尊戴之象也麒麟出亡國土之象也觀我之義
禽必不義也以彼爲祥禽必不祥也

大和

非兎狡獵狡也非民詐吏詐也慎勿怨盜賊盜賊惟我
召慎勿怨叛亂叛亂稟我教不有和睦焉得仇讐不有
賞勸焉得鬪爭是以大人無親無疏無愛無惡是謂大

和

海魚

海魚有吐黑水上庇其身而游者人因黑而漁之夫智者多屈辯者多辱明者多蔽勇者多死扃鏑固賊盜喜忌諱嚴敵國幸禁可以越者號也兵可以奪者符也蜀敗於山晉敗於馬夫大人之機道德仁義而已矣

神弓

譽人者人譽之謗人者人謗之是以君子能罪已斯罪人也不報怨斯報怨也所謂神弓鬼矢不張而發不注而中天得之以假人人得之以假天下

救物

救物而稱義者人不義之行惠而求報者人不報之民
之情也讓之則多爭之則少就之則去避之則來與之
則輕惜之則奪是故大義無狀大恩無象大義成不知
者荷之大恩就不識者報之

書道

心不疑乎手手不疑乎筆忘手筆然後知書之道和暢
非巧也淳古非朴也柔弱非美也強梁非勇也神之所
浴氣之所沐是故點策蓄血氣顧盼含情性無筆墨之
跡無機智之狀無剛柔之容無馳騁之象若黃帝之道
熙熙然君子之風穆穆然是故觀之者其心樂其神和

其氣融其政太平其道無朕夫何故見山思靜見水思動見雲思變見石思貞人之常也

鳳鳴

鳳不知美鴟不知惡陶唐氏不知聖有苗氏不知暴使陶唐氏恃其聖非聖也有苗氏知其暴不暴也衆人皆能寫人之形而不能寫己之形皆能求人之惡而不能求己之惡皆能知人之禍而不能知己之禍是以大人聽我聲察我色候我形伺我氣然後知人之情僞

知人

觀其文章則知其人之貴賤焉觀其書篆則知其人之

情性焉聞其琴瑟則知其人之道德焉聞其教令則知其人之吉凶焉小人由是知唐堯之容淳淳然虞舜之容熙熙然伯禹之容蕩蕩然殷湯之容堂堂然文王之容巍巍然武王之容諤諤然仲尼之容皇皇然則天下之人可以自知其愚與賢

螻蟻

螻蟻之有君也一拳之宮與衆處之一塊之臺與衆臨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蟲之肉與衆師之一罪無疑與衆戮之故得心相通而後神相通神相通而後氣相通氣相通而後形相通故我病則衆病我痛則衆痛怨

何由起叛何由始斯太古之化也

歌舞

能歌者不能者聽之能舞者不能者觀之巧者不巧者
辯之賢者不賢者任之夫養木者必將伐之待士者必
將死之網之以冠冕釣之以爵祿若馬駕車輅貴不我
得彘食糟糠肥不我有是以大人道不虛貴德不虛守
貧有所倚退有所恃退者非樂寒賤而甘委棄

躑躅

躑躅之酒烏喙之脯菘菹浪蕩之膏冶葛之乳初噉之若
芥再噉之若黍復噉之若丸又噉之若脯小人由是知

彊弩可以漸引巨鼎可以漸舉水火可以漸習虎兇可
以漸侶逆者我所化辱者我所與不應者我所命不臣
者我所取所以信柔馬不可馭漸賊不可禦得之以爲
萬化之母

止闔

止人之闔者使其闔抑人之忿者使其忿善救闔者預
其闔善解忿者濟其忿是故心不可伏而伏之愈亂民
不可理而理之愈怨水易動而自清民易變而自平其
道也在不逆萬物之情

象符

術有降萬物之蘊毒者則交臂鈞指象之爲符是故若
天矯之勢者鱗之符若飛騰之勢者羽之符若偃蹇之
勢者毛之符若拳跼之勢者介之符所以知拱折者人
之符夫拱手者人必拱之折腰者人必折之禮之本也
而䟽之爲萬象別之爲萬態教之蹈舞非蹈舞也使之
禱祝非禱祝也我既寡實彼亦多虛而責人之無情固
無情也而罪禮之無驗固無驗也

善惡

爲惡者畏人識必有識者爲善者欲人知必有不知者
是故人不識者謂之太惡人不知者謂之至善好行惠

者恩不廣務竒特者功不大善博奕者智不遠文綺麗者名不久是以君子惟道是貴惟德是守所以能萬世不朽

食化第五

七奪

一日不食則憊二日不食則病三日不食則死民事之急無甚於食而王者奪其一卿士奪其一兵吏奪其一戰伐奪其一工藝奪其一商賈奪其一道釋之族奪其一稔亦奪其一儉亦奪其一所以蠹告終而縲葛苧之衣稼云畢而飯橡櫟之實王者之刑理不平斯不平之

甚也大人之道救不義斯不義之甚也而行切切之仁
用感感之禮其何以謝之哉

巫像

爲巫者鬼必附之設像者神必主之蓋樂所饗也戎羯
之禮事母而不事父禽獸之情隨母而不隨父凡人之
痛呼母而不呼父蓋乳哺之教也虎狼不過於嗜肉蛟
龍不過於嗜血而人無所不嗜所以不足則鬪不與則
叛鼓天下之怨激烈士之忿食之道非細也

養馬

養馬者主而牧之者親養子者母而乳之者親君臣非

所比而比之者祿也子母非所愛而愛之者哺也駑馬
本無知嬰兒本無機而知由此始機由此起所以有愛
惡所以有彼此所以稔鬪爭而蓄姦詭

絲綸

王取其絲吏取其綸王取其綸吏取其綍取之不已至
于欺罔欺罔不已至于鞭撻鞭撻不已至于盜竊盜竊
不已至于殺害殺害不已至于刑戮欺罔非民愛而哀
歛者教之殺害非民願而鞭撻者訓之且夫火將逼而
投於水知必不免且貴其緩虎將噬而投於谷知必不
可或覲其生以斯爲類悲哉

奢僭

夫君子不肯告人以飢耻之甚也又不肯矜人以飽愧之甚也既起人之耻愧必激人之怨咎食之害也如是而金籩玉豆食之飾也鼓鐘戛石食之遊也張組設繡食之惑也窮禽竭獸食之暴也滋味厚薄食之忿也貴賤精粗食之爭也慾之愈不止求之愈不已貧食愈不足富食愈不美所以奢僭由茲而起戰伐由茲而始能均其食者天下可以治

本無味燔骨

嚼燔骨者焦唇爛舌不以爲痛飲醇酎者噦腸嘔胃不

以爲苦饒嗜者由忘於痛苦飢窘者必輕於性命痛苦
可忘無所不欺性命可輕無所不爲是以主者以我慾
求人之慾以我飢求人之飢我怒民必怒我怨民必怨
能知其道者天下胡爲乎叛

食迷

民有嗜食而飽死者有婪食而鯁死者有感食而義死
者有辱食而憤死者有爭食而鬪死者人或笑之殊不
知官所以務祿祿所以務食賈所以務財財所以務食
而官以矯佞讒讟而律死者賈以波濤江海而溺死者
而不知所務之端不知得死之由而遷怨於輩流歸咎

於江海食之迷也不啖爵矣之由而墨然然輩亦亂塔

戰欲

食之欲也思鹽梅之狀則輒有所吐而不能禁見盤餚之盛則若有所吞而不能遏飢思啖牛渴思飲海故慾之於人也如賊人之於慾也如戰當戰之際錦繡珠玉不足為富冠冕旌旗不足為貴金石絲竹不聞其音宮室臺榭不見其麗况民腹常餒民情常迫而諭以仁義其可信乎講以刑政其可畏乎

膠竿

執膠竿捕黃雀黃雀從而噪之捧盤飧享烏烏鳥從

而告之是知至暴者無所不異至食者無所不同故蛇豕可以友而群虎兕可以狎而馴四夷可以率而賓異族猶若此况復人之人

庚辛

庚氏穴池構竹爲凭檻登之者其聲策策焉辛氏穴池構木爲凭檻登之者其聲堂堂焉二氏俱牧魚於池中每凭檻投餌魚必踴躍而出他日但聞策策堂堂之聲不投餌亦踴躍而出則是庚氏之魚可名策策辛氏之魚可名堂堂食之化也

興亡

瘡者人之痛火者人之急而民喻飢謂之瘡比餓謂之火蓋情有所切也夫鮑魚與腐屍無異鯀鯁與足垢無殊而人常食之飽猶若是飢則可知苟其飢也無所不食苟其迫也無所不爲斯所以爲興亡之機

雀鼠

人所以惡雀鼠者謂其有數竊之行雀鼠所以疑人者謂其懷盜賊之心夫上以食而辱下下以食而欺上上不得不惡下下不得不疑上各有所切也夫剗其肌啖其肉不得不哭扼其喉奪其哺不得不怒民之瘡也由剗其肌民之餒也由奪其哺嗚呼惜哉

無爲

牛可使之駕馬可使之負犬可使之守鷹可使之擊蓋
食之所感也獼猴可使之舞鸚鵡可使之語鴟鳶可使
之死鬪螻蟻可使之合戰蓋食有所教也魚可使之吞
鈎虎可使之入陷鴈可使之觸網敵國可使之自援蓋
食有所利也天地可使之交泰神明可使之掖衛高尚
可使之屈折夷狄可使之委伏蓋食有所奉也故自天
子至於庶人暨乎萬族皆可以食而通之我服布素則
民自煖我食葵藿則民自飽善用其道者可以肩無爲
之化

王者

獵食者毋分乳者子全生者子觸網者母母不知子之
所累子不知母之所苦王者衣纓之費盤餉之直歲不
過乎百萬而封人之土地與人之富貴百萬之百萬如
師王之肌如飲王之血樂在於下怨在於上利歸於衆
咎歸於王夫不自貴天下安敢貴不自富天下安敢富

鴟鳶

有智者憫鴟鳶之擊腐鼠嗟螻蟻之駕斃蟲謂其爲蟲
不若爲人殊不知當歉歲則爭臭憊之屍值嚴圍則食
父子之肉斯豺狼之所不忍爲而人爲之則其爲人不

若爲蟲是知君無食必不仁臣無食必不義士無食必
不禮民無食必不智萬類無食必不信是以食爲五常
之本五常爲食之末苟王者能均其衣能讓其食則黔
黎相悅仁之至也父子相愛義之至也飢飽相讓禮之
至也進退相得智之至也許諾相從信之至也教之善
也在於食教之不善也在於食其物甚卑其用甚尊其
名尤細其化尤大是謂無價之貨

儉化第六

太平

夫水火常用之物用之不得其道以至于敗家蓋失於

不簡也飲饌常食之物食之不得其道以至於亡身蓋
失於不節也夫禮失於奢樂失於淫奢淫若水去不復
返議欲救之莫過乎儉儉者均食之道也食均則仁義
生仁義生則禮樂序禮樂序則民不怨民不怨則神不
怒太平之業也

權衡

服絺絺者不寒而衣之布帛愈寒食藜藿者不飢而飯
之黍稷愈飢是故我之情也不可不慮民之心也不可
不防凡民之心見負石者則樂於負塗見負塗者則樂
於負藟飢寒無實狀輕重無必然蓋豐儉相形彼我相

平我心重則民心重我務輕則民務輕能至於儉者可
以與民爲權衡

禮道

禮貴於盛儉貴於不盛禮貴於備儉貴於不備禮貴於
簪紱儉貴於布素禮貴於炳煥儉貴於寂寞富而富之
愈不樂貴而貴之愈不美賞而賞之愈不足愛而愛之
愈不敬金玉者富之常官爵者貴之常渴飲則甘飢食
則香夫惟儉所以能知非

食象

覩食象者食牛不足覩戴冕者戴冠不足不足有所自

不廉有所始是知王好奢則臣不足臣好奢則士不足
士好奢則民不足民好奢則天下不足夫天下之物十
之王好一民亦一王好五民亦五王好十民亦十以十
論之則是十家爲一家十國爲一國十天下爲一天下
何不弊之有

民情

其夫好飲酒者其妻必貧其子好臂鷹者其家必困剩
養一僕日飯三甌歲計千甌以一歲計之可享千兵王
者歲率是享則必告勞而聚怨病在於增不在於損王
駕牛車民驕於行王居土陞民耻於平杜之於漸化之

於儉所以見葛藟不足者則樂然服布素之衣見窳杯而食者則欣然用陶匏之器民之情也

慳號

世有慳號者人以爲大辱殊不知始得爲純儉之道也於已無所與於民無所取我耕我食我蠶我衣妻子不寒婢僕不飢人不怨之神不罪之故一人知儉則一家富王者知儉則天下富

君民

君之於民異名而同愛君樂馳騁民亦樂之君喜聲色民亦喜之君好珠玉民亦好之君嗜滋味民亦嗜之其

名則異其愛則同所以服布素者愛士之簪組服士之
簪組者愛公卿之劔佩服公卿之劔佩者愛王者之旒
冕是故王者居兆民所憂之地不得不慮也况金根玉
輅奪其貨高臺崇榭奪其力是賈古民之怨是教民之
愛所以積薪聚米一歲之計而易金換玉一日之費不
得不困不得不儉

乳童

乳童拱手誰敢戲之豈在乎黼黻也牧豎折腰誰敢背
之豈在乎刑政也有賓主之敬則雞黍可以爲大享豈
在乎簫韶也有柔淑之態則荆苧可以行婦道豈在乎

組繡也而王者之制設溝隍以禦之陳棨戟以衛之蓄粟帛以養之張闌檻以遠之蓋有機於民不得不藏有私於已不得不防夫能張儉之機民自不欺用儉之私我自不疑夫儉者可以爲大人之師

化柄

儉於聽可以養虛儉於視可以養神儉於言可以養氣儉於私可以獲富儉於公可以保貴儉於門閭可以無盜賊儉於環衛可以無叛亂儉於職官可以無姦佞儉於嬪嬙可以保壽命儉於心可以出生死是知儉可以爲萬化之柄

御一

王者皆知御一可以治天下也而不知孰謂之一夫萬道皆有一仁亦有一義亦有一禮亦有一智亦有一信亦有一一能貫五五能宗一能得一者天下可以治其道蓋簡而出自簡之其言非玄而入自玄之是故終迷其要竟惑其妙所以議守一之道莫過乎儉儉之所律則仁不蕩義不亂禮不奢智不變信不惑故心有所主而用有所本而民有所賴

三皇

君儉則臣知足臣儉則士知足士儉則民知足民儉則

天下知足天下知足所以無貪財無競名無姦蠹無欺
罔無矯佞是故禮義自生刑政自寧溝壘自平甲兵自
停遊蕩自耕所以三皇之化行

天牧

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儉者一歲之計三歲之用至
奢者猶不及至儉者尚有餘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
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親人所以多過儉者
能遠人所以寡禍奢者事君必有所辱儉者事君必保
其祿奢者多憂儉者多福能終其儉者可以爲天下之

牧

雕籠

懸雕籠事玉粒養黃雀黃雀終不樂垂禮樂設賞罰教
生民生民終不泰夫心不可安而自安之道不可守而
自守之民不可化而自化之所以儉於臺榭則民力有
餘儉於寶貨則民財有餘儉於戰伐則民時有餘不與
之由與之也不取之由取之也海伯亡魚不出於海國
君亡馬不出於國

禮要

夫禮者道出於君而君由不知事出於職而職由不明
儒者棲山林敬師友窮禮樂講本末暨乎見羽葆車輅

之狀鐘鼓簫韶之作則矍然若鹿怡然若豕若醉於酒
若溺於水莫知道之本莫窮禮之旨謂弓爲弧則民不
知矣謂馬爲駟則民莫信矣所以數亂於多不亂於少
禮惑於大不惑於小能師於儉者可以得其要

清靜

奢者好動儉者好靜奢者好難儉者好易奢者好繁儉
者好簡奢者好逸樂儉者好恬淡有保一噐畢生無壘
音問破也者有挂一裘十年不弊者斯人也可以親百姓可
以司粟帛可以掌符璽可以即清靜之道

損益

夫仁不儉有不仁義不儉有不義禮不儉有非禮智不儉有無智信不儉有不信所以知儉爲五常之本五常爲儉之末夫禮者益之道也儉者損之道也益者損之旨損者益之理禮過則淫儉過則朴自古及今未有亡於儉者也

解惑

謙者人所尊儉者人所寶使之謙必不謙使之儉必不儉我謙則民自謙我儉則民自儉機在此不在彼柄在君不在人惡行之者惑是故爲之文

齊丘子

終

子彙第八冊